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後集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奎

抑菴文後集卷八

明 王直 撰

序

郊居八詠總序

海虞陳原錫居其邑東之沙溪距邑葢百餘里喧囂塵雜所不至原錫襟度明爽雅志不羣喜其地之幽勝治居室蓺草木以備燕嬉而皆命以名堂曰心遠之堂以遐曠言也亭曰適趣之亭以心之所樂者言也耕雲亭

者閱稼之所寓睽雪齋者讀書之所處也植桃李之妍麗則曰藏春之園列桂菊之清貞則曰宜秋之徑竹坡而曰萬玉者貴其德梅塢而曰寒香者志其時為目凡八原錫有甥俞景明别館於其居之南而志尚皆不異朝夕相與樂於其間凡侈靡紛華之習一不以動意吳中士大夫嘗與其樂者皆為賦詩合而名之曰郊居八詠因予友大理寺正淩士昌求予序其端嗟乎原錫甥舅可謂善於取樂者矣夫名勝之地蓋無處無之苟非

其人則亦不知其可樂而樂也然雖有其人而不遇夫可樂之時征輸徭役迫乎外飢寒疾痛之交切乎中雖遇可樂安得而樂哉今聖明在上仁育萬方歲豐時和兆民安業蓋太平極盛之時也故原錫甥舅得以樂其樂而吟咏興焉豈獨人之幸而亦其地之幸也雖然景物之娱非惟處者得之仕者亦得焉予嘗愛王維輞川諸作劉給事號州二十一詠文與可洋州三十詠心切慕之然間曠之地不可得而有也故未之能遂今於原

錫之所樂者安得不概於予心幸他日請老而歸當一過沙溪而覽勝焉亦足以樂也昔藾子由作栖賢堂記東坡先生爲書之曰以此與廬山結緣庶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今予於此序亦云

送袁太尹致仕序

士之仕也得百里之地而治之可以行其志矣然老至而病加焉雖欲勉於爲治而力行有不能逮者若猶貪位不去君子恥之果去之則其志有所不遂此進退之

所以難也惟能達於義命而不為身謀然後能決於去而無所繫吝蓋亦鮮矣予邑袁仲愚真能決於去者其可謂達於義命者乎仲愚自太學生得富陽知縣其才足以施諸事而其志亦欲以惠民為政三年民安之而乃以憂去及服闋來京師吏部將復用之自謂年既六十五矣而聰明日衰凡諸政事有不能如志以治實恐負朝廷任使而孤一邑之望以其情白於吏部乞致仕吏部初不許而請益堅乃以聞於朝許之嗟夫仲愚其

賢於人矣哉予在京師久見凡仕於州縣者有老病癯然而猶不欲去或見黜於吏部非獨君子恥之人莫不以為恥也仲愚之志如此不謂之賢於人其可乎昔陳希夷欲使錢若水學仙而麻衣道者謂其急流勇退人也其後若水仕於朝年四十餘即致仕然則急流勇退固神仙之流亞也仲愚其亦斯人之徒歟憶予與仲愚嘗同學仲愚長一歲而予之仕幸先得令忝竊四十年亦老且病矣然無所立於世顧國恩未報欲去不可視

仲愚蓋有愧焉不知君子亦恥之否乎雖然禮人之大防也其何敢踰制仲愚歸哉相從於金華武姥之間當必有日矣

贈宋少卿序

天下之所以治者必得天下之賢才用之而後能脩庶事廣衆功然人固未易知也非養之豫察之深何以能知其實哉故侍從之職乃人君賢才之儲也蓋其朝夕在左右凡措於身見於事言行之發進退周旋之際皆

可以觀其德之如何彼誠有諸中形諸外上下之間曉然皆知其為賢一旦舉而用之人心素孚譽望素定而謂職不修功業不立理之必無者也今之給事中皆非常之選也必有當時之賢名然後得至焉其才良其行脩見知於天子見重於公卿大夫則進於顯位誰得而禦哉兵科給事中宋君傑字廷英世之所謂賢者也受任七年未嘗有過舉亦未嘗有廢事其才行之美自天子至於公卿大夫皆知之人之期之也亦久矣會光禄少

卿缺大臣舉之天子是而用焉其職之脩功業之立將必有表然而不可掩者矣君子之仕也固欲有以見於世然古之賢者盖有其道者矣而卒沉困於下僚低徊於散地不能少自見焉者何也時之不遇也廷英遇聖明之時踐樞機之地今陟佐九卿又進而列於大臣之位可冀也君子不務乎其外惟務乎其內德愈進而不已則名爵之加豈有已也哉韓奕之詩曰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此其進為之方也兵科都給事中王君永和與

諸同列之賢喜廷英之陞屬予贈以言予知諸君之期望於廷英者遠且大故推原夫朝廷用賢之慎與夫君子逢時之難為言以贈之亦予相期於遠大之意也

送周憲副序

周君錢塘人累官至刑部郎中大臣薦其賢陞山東按察副使以溢員還京師會江西憲副石君璞超拜山西右布政使遂以君代其任凡刑部舊與為同僚者周南巽輩多江西人喜江西之得君以予亦江西産也屬予

贈以言予官京師久矣頗為知君君静重而有守明慎而能斷在刑部幾二十年未嘗有闕失凡所决獄人皆自謂不寃觀其所行信其所存由是以得君為喜也夫人有欲則争争而不能平則訟聽訟者所以平其不平而使之平也雖夏殷周之世豐鎬魯鄒之地其民不能無訟惟聽之有其道耳彼以訟咎民者蓋不能平人之不平而惡其求平於已也夫既有不平官不能為平之而反惡焉使積其不平小則闘大則至相賊害非民之

過為之長者使致是獨得無咎哉今州縣之吏若此者葢多矣大要有三焉以姑息為寛仁以弛縱為安靜以貪黷成偏私豈惟貧而弱者之積不平哉官亦有受其弊者葢德不足懐威不足畏亦何怪其然也州縣之吏如是故訟每萃於按察司以州縣之多而萃於一焉祇見其可惡也然豈民之得已哉予聞州縣得良吏則民各安其分而獄訟不興按察司之職以進賢退不肖為先務若欲使無訟盍亦以得良吏為本乎進厥良而退

其無良者使州縣誠得良吏焉是非予奪一以公不以
情則誰不服而亦何有不平訟惡乎來哉按察司亦將
無訟益得以觀其人之善惡而進退之憲臣之體豈不
嚴且重哉憶予少時在閭巷見憲臣之臨吾邑者凜凜
乎風裁之可畏而仰也姦豪之徒聞之鼠竄蝟縮歸貨
求成以冀免者比比皆是及其至也亦取其尤無良者
加罰焉於是善者有所恃而立惡者有所憚而改訟亦
為之衰茲或不察訟之源而以好訟咎之謂之得其平

亦難矣今江西憲臣皆賢而周君又賢故相與言之正其本清其源使江西以無訟聞天下此其時矣故書以為贈行序周君名安循理其字也

贈吳郎中歸省序

人之壽至歷年八十固難也壽而有子之賢能榮其身以及其親又難也蓋壽出於天非有德者不足以得之若其子之賢雖本於教然教之而能成其賢亦非人所可必皆天也夫既有壽而又有子其得於天者誠厚矣

此豈可易致哉天既與之然奉順有未至不謂之違天不可也惟知得於天者之難而後能樂乎天非不賢者所能也新喻吳方大以明經取進士為刑部主事陞郎中名聞於人久矣而其尊府在堂年八十尚康強無恙方大念去之遠弗得以致養也乃上章乞歸省天子嘉其孝許焉予嘗聞方大之賢意謂必有所本乃今聞其尊府之壽而信其有以得於天矣方大不忘乎親將以受於君者為親榮蓋所謂樂天者也世固有有其父而

無其子者有能得之而不知所以樂之者非天也人也今吳氏父子俱得之其誠賢於人矣哉然君子之所以為樂者亦必本諸天其言謹於理其行審於誼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凡奉其身恱其心者必皆盡其道而親懽樂之此君子所務也若夫車馬之華被服之光意氣之赫奕侈然傲放於鄉里使鄉之耄稚奔走避匿有不可及之嘆而欲以榮其親乃庸人鄙夫之所快意而自得者謂之樂天蓋相去遠矣並其得於天者其誠能以久

乎所務如此君子弗取也以方大之賢其能為君子之所樂者可知矣凡其同僚求予言為贈予猶為此言者盖亦有慨焉爾也方大以為何如哉

全椒陳氏宗譜序

全椒陳氏宗譜貴州前衛千户陳侯銑之所脩也陳氏之先居渭南盖漢户牖侯平之裔宋理宗時有光者為城門郎生元吉水知州敏仲敏仲生全椒令源厚三世皆以進士入官源厚生興材始家全椒以武勇聞從太

祖皇帝取天下多著勞績累官至貴州前衛千户卒子彦珪繼之卒而侯又繼之常嘆故譜燬於兵而上世不可考乃自其可知者著為譜其不可知者則闕焉蓋自城門至於今纔六世夫譜所以明其所自出使後人知本源之盛而思不辱焉故著其所可知而闕其不可知所以傳信也眉山蘓氏出於唐眉州刺史味道然皆失其世老泉為譜斷自其所知者而録之不敢加一辭懼不信也此作譜之法也陳侯為此譜本於蘓氏異乎人

之牽合附會亂其所自出以取譏於君子者賢矣哉其用心也譜所著者六世而文武之才備它姓所罕及也要在子孫善繼而已矣陳侯為武將而好讀書明理恂恂然若儒生昔之謀帥者以禮樂詩書為重陳侯其志於此也乎陳侯果志於此後世子孫亦如之則陳氏之德為有繼而此譜之傳載益光遠而無窮矣敏仲卒於官葬吉水侯以其先墓所在也遇吉人為厚因及於予求為序此譜故序之

送陶學正歸省墓序

洪煕之初今皇帝正位東宮妙柬宮僚職輔導不足則於教官焉取之於是義烏陶君永成以贑縣學訓導選為司經局正字永成風儀秀偉而言行必謹禮法衆皆以為宜於是官予時為翰林侍讀學士亦備員右庶子旦暮與永成同出入殿廬皇上天性高明緝煕聖學命諸宮臣日講經史永成進退周旋於其間秩秩乎可愛也未幾皇上嗣大寶位凡宮臣皆進一等永成去為北

京國子監學正衆又謂永成非但優於文學其才蓋無不可為者是宜在侍近而使呻吟於佔畢之閒不亦左乎然永成乃以傳道授業為事無少概於其心庶乎所謂樂天知命之君子哉夫天下之治以賢才為本而才之所以成由於師師之所以教者聖人之道也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皆有以成其才而致治之本具焉比之硁硁於事為之細者其相去遠哉永成蓋知所自重矣今謁告歸義烏祀其先相知者皆有惜别之意焉予

謂此追遠之道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永成之身學者之所視傚也其殆以身為教哉然永成之為教猶不止此也今之謁告而去者往往溺於私忘其所事故不免於吏議然太學諸生為多永成今去而即來使凡學者皆知奉朝廷之法令而不危其身是亦所以為教也予於永成素相厚故於其行序以送之永成以為然乎哉

贈郭仲舉歸省序

太學生郭翔仲舉子泰和大岡里人也大岡之郭於南鄉為鉅族其所與連婚姻為朋友者大抵皆衣冠之家也方予遊鄉校時仲舉從予後其尊府玉成翁資而教之甚至越五六年予遂竊第官京師又二十五年仲舉乃充貢入太學時時至予第道舊故相好也既一年仲舉以才選從監察御史廵按廣東用勤慎得名凡二年乃歸歸則念親之老而別之久也即謁告歸省焉將行偕太常博士楊顥希章過予而告曰家君常辱愛於先

公覞之文字雖老猶能識之不忘也今翔之去先生復賜一言翔持歸以為親壽不亦重有耀乎予念初識翁時予甚少見翁氣貌雄傑而言論英發固知翁非常人也今予且老而翁幾八十矣鄉之耆壽如翁者甚少而又有子方嚮用於世則翁之福信非常人可及也矧於仲舉有同遊之雅乎於是為之言曰君子之教子也必務成其才而為子者亦務自勉以成父之志子之親所以教子者至矣其志豈止貢入太學而已哉蓋欲子立

身行道以為已榮也身者親之枝孝者道之本也士莫大於敬身莫先於致孝能孝則一言一行恐辱其親而不敢違於理推之於朝廷為忠於兄弟為友於族姻為睦於鄉黨州閭為惠而無怨且惡者如是則能敬其身而有以榮其親祿養之厚封爵之崇由是而致矣子益勉之子之親見子之能是也則其心之樂可量邪持此以為親壽視世之務外而矜衒以駭俗者相去遠矣子以為何如仲舉喜且拜曰先生之教是也遂書以贈其

行

送趙縣丞歸南城序

宣德五年春正月天下有司各以其職朝京師南城丞趙志亦在列既畢事將歸南城之仕者監察御史伍瑺等嘉志善於其職也命畫者繪為圖求諸公題詩其上以送之而請予序憶予初與南康余鼎正安盧翰邦臣同為翰林庶吉士且比屋而居相得也時朝廷方脩永樂大典凡有文學者皆得薦舉志時在星子縣幕被薦

入舘閣與編摩能勤於其事正安邦臣極稱道因常往來其家遂復與予相接謙和周慎藹然可愛也書成受賞賚陞撫之宜黄令宜黄號繁劇最為難治志為治有名未幾坐累謫戍涿鹿知之者皆惜之宣德改元之初求賢詔下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臨川王先生即上章薦之遂擢南城南城去宜黄甚邇縣人素知其能皆喜得之而南城之難治猶有甚於宜黄者然南城之政平信乎志之善於其職也夫丞以佐令而為之

實難盖一縣之政皆令主之令之喜於自用者率不用丞言然令果賢而事果當丞不言可也設有不然丞能不與其責邪欲有以釐正之必動之以誠而處之以公則庶乎有濟矣以令觀之南城之治雖予不知其令而志之能相與有濟可知矣今蒙天子仁厚之澤事有未至皆寛以待其成志歸其益務自勉哉毋負於朝廷毋負於士大夫之知與縣人之所仰望則善矣遂書以為之序

吉水泥田周氏族譜序

古之所以安輯其民人者蓋有道矣既建國立君以統之而又為之宗君統於上宗統於下然後其民相親相比而不至於離析孝弟之行興雍睦之俗成矣後世宗法既廢雖公卿之貴亦皆無廟以祀其祖考而序其族姓子孫數傳之後浸以踈闊吉凶慶吊或不相往來甚者至相視如路人如是而欲興孝弟成雍睦豈不難哉昔之君子嘗慨念乎此以為正人心厚風俗莫善於立

宗宗法既立則人知尊祖重本而朝廷之勢自尊由是
觀之周詩所謂君之宗之者豈無意哉今宗法既難復
矣士大夫家猶幸有譜牒可以正其本而聯其支雖宗
族繁盛勢不得不分然至於久猶能知其所自出與其
所當親則譜牒維持之力也故君子尚之吉水泥田周
氏吳將周瑜子都鄉侯胤之裔其始居廬陵爲東自沂
瀆徙居泥田至今二十四世越六百年子孫最爲蕃昌
其間又自泥田徙之廬陵永新安福新淦新喻凡十八

派而居泥田者猶千餘人其能重所本而尊卑不相踰
踈戚不相亂篤於恩誼隆於禮節者以譜牒存焉耳葢
始作者以孝弟之心啓之而繼者猶是心也何周氏之
多賢哉予始識武平教諭仲容長洲教諭公明台州府
同知仲方今職方員外郎岐鳳繼又識大理少卿彦竒
刑部主事南巽監察御史純熙而長洲之子時簡職方
之子功叙今為翰林脩撰與予為同僚皆傑然可敬者
然其仕者猶不止談詩書習禮義者尚多有之本固則

末茂源深則流遠君子於此可以觀其世德矣泥田之譜每一二十年而一脩永樂丁酉其族人宗坦等脩之予為序其後矣今時簡乃叙再加輯録復以序屬予予深嘉其意且嘅宗法之不可復而推言譜牒之不可無如此所以示其族人使知慎重而善繼之也

曾子啓輓詩序

烏呼予於曾公之亡其心有不能已於哀者其故何也斯文之中如公者無幾而今已矣况復有鄉郡之好友

朋之誼而欲已於哀可得邪初予從公取進士入翰林凡上之所命與身之所處大要皆同其所不同者獨以憂去五六年之間耳及其後也公與臨川王君及予三人者其官同其所任事同飲食起居無不同者凡十年常自謂三人之契合如此宜相與保其終孰知公乃先棄之則予之哀其可已邪公之質端厚凝重其存心也仁其處友也周其待物也寛而惠其學於書無所不讀至其為文則思發如湧泉大篇短章各極其趣詩詞尤

雄放清麗出入盛唐諸大家精於草書筆勢縱逸若秋隼奮揚天驥決驟不可追躡四方之人愛之若拱璧則今之有慕於公而不可得者其誰不悼嘆矧同氣之求受麗澤之益若予者其何能不哀邪初公之訃聞天子為之惻然贈公禮部左侍郎令有司致祭歸其喪亟營為治墳墓焉可謂恩禜始終矣然士大夫惜公不久存而盡傷於懷者不以是而哀於是皆為輓詩使執紼者歌以送公而寓其哀嗚呼於此亦可以觀公之德矣予

固不能已於哀者故書其所可哀以為輓詩序使觀者得詳焉

贈太學生孔希經序

希經孔氏曲阜之裔也其十世祖傳與兄子端友從宋高宗南渡家於衢端友襲封衍聖公傳知撫州端友後四世至洙遂讓於曲阜而傳之子孫累世皆貴顯希經之父克凖始由國子生為工部主事受知於仁宗擢太常丞太常既卒希經念先人之遭遇方竭力以圖報而

不幸巳矣乃請入國學受業庶幾以畢先志上許之閤門使郭文通等素從太常遊而嘉希經之意求予文贈之夫贈者欲有所增益之謂也希經以孔子之後學孔子之道蓋所謂世其業者當勉勉以極於成而何待於他人之言哉然誘掖獎勸以成人之美固君子事也則贈言其可以巳邪夫孔子之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也其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前之聖人既以行之矣至孔子不得行乃明道以教萬世使人窮其理之當然

復其性之本然而已其言載於書者至今家傳人誦莫之敢違也而况其子孫乎且孔子之教子者希經宜聞之矣學詩學禮是也學而至於能言能立則事理通達德性堅定可知矣然詩禮之要誠與敬而已誠與敬為學始終之事也始以誠敬之心求之終而至於至誠無息不動而敬然後為學之成希經所宜務也世之學者鮮能知此以其荒惑謬妄之心而馳騁於利欲之途由是去孔子之道遠矣希經不戒而亦陷於是焉則人將

指而議之曰如是而為孔子之孫也豈不可愧哉予昔在南京與太常比屋居希經年尚幼予心已奇之矣今卓厲如此固宜望其至於遠大也希經可以予言為迂哉

贈陳良醫序

今年七月予有疾不能朝其氣促其神昏身翕翕熱而頭則岑岑然痛也亟求陳先生林南視之曰疾勢雖劇然與脉相當無足慮者飲予以藥凡六日而解然尚不

能飲食形頗羸憊若沉綿二三月者凡好予者見容色有異頗憂之先生則曰吾察脉皆無恙獨脾胃弱耳今當理脾胃脾胃勝則食進而容澤矣又飲藥半月而全安自始有疾先生必間日一來視與善藥至則笑談如平時予感其意謝弗能報先生曰吾豈重利者公但飲藥毋論資公雖與資吾不受也盖自有當受者君子之與處義而已矣以利哉予於是愧其言及疾愈往謝則又曰吾尚為公制藥既食則投之使無宿滯則胃氣清

而食美矣先生之厚於予如此先生姑蘇人始與予友周君崇述遊予嘗問周君緩急誰可託者得先生因內交焉今六七年豈有毫末加益於先生哉而應予求不厭也其存心之厚可知矣夫醫者仁術也上古聖人慮人有不遂其生故為是以濟其夭死昔之君子業是術者亦皆師聖人之心近世若是者蓋有矣其不然者加多焉誦其言而不師其心飾其名而不脩其實凡有所治往往視利之多寡而高下其施甚者騁其辯說以閑

絶他人而巧為機變以釣利於其人生死不復顧此蓋所謂仁之賊也嗚呼聖人之仁術而使此輩焉賊之豈非不幸哉視陳先生其深可愧焉矣予故序其說以贈之使人知陳先生之非苟然者也

贈兵部員外郎陳君復職序

昔先君子之守瓊州也予凡行敏侍行往來番禺城中其為士者皆得與之遊有顧存信先生者隱於醫其尊府蕨境翁常為泰和知州先君子尚少特辱愛焉思翁

之德而厚於先生先生亦以是相厚焉契誼之篤非常人所能及陳君亢宗先生之壻也賢而有文章與予凡相好尤深予知之乆矣其後君被薦出為刑部主事時方營北京君往董役於蘓州凡數年以予之相知而不得一見以申慕戀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未嘗不嘆夫會合之難也及蘓州之役罷君亦秩滿謁選來北京乃始得定交焉聽其言觀其行不見其非予愛也既而得兵部員外郎去之南京予因自歎以為相慕於累年始相

懽於一旦即匆匆散去何其會之難而別之易也復自解曰君子之仕以行道也固當各脩其職以自立於當時使陳君之道行其所立者足以不朽則予輩有榮矣何必以朝夕相從為樂哉今年陳君之政成上其績於行在予與相見於廷中其意氣藹然而皆老矣然予方有公事不得從容相徃來而君又以復職去別離之遽其何能不歔欷邪雖然予知君之不久於別也聖天子勵精圖治宵旰求賢以備卿佐藩憲之用君之才行令

所謂傑然者也臺憲大臣蓋首薦之矣君去而即來受寵命之隆而進於大臣之列以圖其不朽者不遠矣區區離别何足計哉將行其鄉郡之仕者監察御史羅亨信等屬予言為贈予因道其相與之義相期之切如此以送之

贈陳嗣初謝病歸姑蘇序

昔仁宗皇帝在位時鋭意文學之事特置弘文閣擇天下之名能文章者處之朝夕備顧問典著述最為華近

他人莫得至焉於時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江陵楊公實居首選其次則翰林侍講王進汝嘉五經博士陳繼嗣初編脩楊敬行簡給事中何澄之五人者蓋天下之選也士之承下風而望餘光以為昌黎韓子廬陵歐陽子不過矣未幾仁宗皇帝賓天諸公亦罷其高文大册所謂渾渾灝灝者未傳於天下君子蓋深惜之時方脩兩朝實録楊公遂與總裁之任諸公皆執筆其間嗣初以目眚勉脩其職而不能盡如其志書成有白金文綺襲

衣之賜進秩為檢討君子亦以為宜然嗣初常語人曰吾受國厚恩當盡心以圖報而目日加劇不能復有所為吾其歸哉與田夫野叟擊壤皷腹詠歌聖化不亦可乎今年遂上章請焉天子許之夫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當其無恙而奮力於有為以成尺寸之功義也及其老而病矣則乞身而歸以自遠於曠官之譏竊禄之嫌亦義也君子之進退一於義而已嗣初其好義之君子歟然予聞之古之仕者既老而歸也則以其道教

鄉人子弟葢朝夕坐里門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亷恥故能成人才厚風俗今嗣初歸矣其亦務乎此則一鄉之風俗淳賢才盛是亦所以為報也重嗣初之還者皆為詩以送之而予為之序

贈孫太守詩序

聖天子篤意養民留心理道思民之休戚繫郡守郡守賢則能得賢令以惠民乃詔大臣舉堪為守者皆褒諭而遣之於是吏部尤慎其選惟才行素備功業素著者

乃奏用之不然不用也宣德七年九月己巳豐成孫君曰良奉命守重慶一時士大夫莫不以為宜孫君始以明經取進士為名御史既滿而陞遂出守交州時交阯隷職方未久也朝廷軫股肱大臣以寵綏之故孫君在簡冊之列交州藩憲治所又當用兵之際勞於供輸急於撫字君為之不難其才行蓋素備功業蓋素著矣宜乎今受是命也予嘗竊嘆世之為守者有地千餘里其民蓋數千萬皆願得其所欲而去其所惡雖切望於令

然非賢守去今之不賢而任夫賢者則民之願亦惡能遂哉其任之重如此而授之匪人其可乎彼行不素脩則貪暴苛刻而廉厚惻怛之意微才不素具則委靡頹墮而勞來振德之務廢其為民病一也何功業之足論哉然則今之慎擇乎守者蓋堯舜之心也為守者皆思若堯舜之臣則天下之民皆堯舜之民矣重慶蜀之大郡也其民之夥事之繁衆皆以為難治然安於富庶習於禮義非交州比也君宜於彼有不宜於此乎慎其所

守而審其所施察於縣令而皆得賢焉與民之所欲而去其所惡則重慶之民皆鼓舞而懽樂之其何難治之有予知君優為之矣予嘗見其尊府博士先生而又交於君君之弟曰恭又同在翰林父子兄弟皆賢皆予之所重也則君之去予何愛於言哉故於諸公贈行之詩而為序如此他日政成尚當有紀也

贈陳教授謝官南歸詩序

孟浩新淦人以明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當得官自云

有足疾願授教職以自效於是得長沙教授未幾以憂去服除改蕪州今年秩滿來京師吏部課其績當得陞則又以足疾求歸田里不許懇請至再三乃許之言於上俾歸老焉將行士大夫皆作詩送之吏部主事王一寧持以求予序嗟夫孟浩其可謂審於義者哉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其資不足以得之斯亦已矣苟能得之則亦孰肯自退於卑散之地哉況進士見重於隋唐以至於今此富貴之所逼迫而不舍者也而為進士者尤

往往厭卑散喜華要盖欲奮發而有為以自快於當時州縣之職誠有所不慊至若呻吟佔畢之間其為不屑可知矣孟浩既為進士於華要可得也顧乃以疾而安於學校此固異於常情今年六十五未老也而又因疾以求去其度越常情不益遠乎哉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仕而有適莫之心則必有違於義者君子惟無適莫也然後能度義而從之孟浩之仕與止亦何容心哉顧吾有疾宜於此而已然則

孟浩非由義之君子與世之仕者蓋有疾甚於孟浩者矣然猶毅然自任而不回考其所立卒亦未見焉其出處去就未知果能合於義否乎由是觀之孟浩其真可可重哉故為序其詩以贈行

禮部侍郎吾公叔縉輓詩序

嗚呼予於叔縉之卒蓋有不能已於哀者矣永樂甲申太宗皇帝復開科取士天下之士獲奉大對成進士者四百七十人皆以為非常之遇也而予二十九人者又

蒙選拔入中秘專學古為文章其恩寵之盛又非他之為進士者所及則非常之遇之中又所謂莫大之幸者也當是時叔縉年甚少德甚進其氣甚鋭其志甚高而才識足以有為且豁達明爽不拘小節與人交洞然出肺腑無一毫隱情遇所欲言雖逆人不顧然未嘗有違於理者人亦識其意反愛重之士大夫於叔縉莫不屬心以為可當大用其後去為主事又入翰林預纂述又去為郎中文學政事赫然大有譽於時由是為侍郎為

叅政復入佐刑部改禮部人謂叔縉用無不宜者由其中無不有也太宗皇帝自喜其收教養之效而士君子亦謂可以無負矣初予與叔縉同被選又同里而居同出入館閣情好莫逆也其後叔縉敭歷中外跡雖踈而心益相親每一相遇輒相與罄竭底藴適意杯酒之間豪吟縱謔以為懽其曠懐雅度髙談雄辨尤足以屈其坐人蓋少時意氣猶在也前年來北京相見益懽甚自謂向之二十九人今止存六七死生契闊有足深慨者

求如曩時之樂不可得也相與傷悼久之孰知去才二年而叔縉亦卒矣豈不哀哉叔縉少予三歲享年才六十臨别之際精明壯盛如常時予謂其進於福禄榮名當未艾而予則已衰不能久於世矣孰知衰者茍存而壯盛者反先沒其何能不哀叔縉晚而有子大者方七齡幼者才四五歲雖其平生寛厚有隂德在人可恃以昌其後又有賢配與令凡弟足以庇賴而維持之然叔縉不克見其成此又可哀之尤者予既悲叔縉不可見

而興念及此則予之哀其可以已邪諸公皆為賦哀挽之詩而予為序之亦以抒予之哀云耳

救荒活民補遺書序

救荒活民補遺書者江陰朱維吉氏所輯也宋嘉泰中從政郎董煟有志於惠民慮夫凶歳或有不遂其生者乃取歷代救荒之政賢士大夫議論施設之方為書三卷上之朝廷而頒於中外其用心仁矣有元張光大又取當時救災恤民之事編萃而附益之其心猶煟之心

也至今二百餘年矣維吉得而觀之曰是書也民命之所系也其可以弗傳乃為正其訛補其缺而去其繁文又以本朝列聖所下詔勑有關於荒政者及採為善陰隲所載前代救荒獲吉之人續之間以已意為之論斷名曰救荒活民補遺書請於父善慶甫鋟梓以傳四方欲使天下長民之吏仁民之君子一遇凶年得舉而行之庶幾斯民無一不得其所維吉之心何其厚於仁如此哉朱氏江陰故家而維吉性最孝再刲股肉以愈母

疾士大夫歌詠之聖天子篤意養民慮有水旱之災詔諸有司預為備維吉念父有德善而未沾一命即出穀四千石以歸有司助賑貸冀假寵以為親榮朝廷降勅旌其孝義復其家維吉初以孝聞而繼以義顯予嘉其能進於善嘗為文以張之今觀是書而又知其仁維吉之善果能進進不已哉予聞之君子之於仁也施必自近始然於遠者或遺焉其心非不欲及遠也勢有所不逮也故必思所以繼之苟有以繼之則仁之施溥矣維

吉之惠施於鄉而未能及於天下故繼之以是書使是書也傳之於無窮則維吉之惠之及於人者豈有窮哉故為序之使傳焉

送姪鍔歸贛序

予從凡高要丞善學欲樹表於其祖教授公之墓使子鍔來北京取予文刻焉予既為文授之鍔將歸拜曰鍔由贛而來凡七八千里至茲得一見叔父幸矣今即歸故鄉思復受教於左右未可以歲月計也願賜一言以

自昜嗟夫鍔也子之父兄以詩書為業而亦以此道教人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而何取於予言哉然予亦何可愛於子子聞聖人之所以教學者之所以學必以孝為本孝善事父母之謂也謂之善者豈徒飲食衣服之奉而已哉身也者親之枝也傷其支則傷其本故尤以愛身為大愛其身則又自言行始焉言必謹於禮行必謹於義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然後不辱其身而可以悦其親由是推之弟於長睦於宗族厚於姻戚朋友泛愛衆

人以及於庶物蓋無所不通故曰孝德之本也世之妄子弟多昧於此言非其所當言行非其所當行輕用其身以陷於刑辟使為親者至於辱且殆焉則惡在其為孝也而又有甚者拂逆其親之心使得以凶暴加焉上失其慈下失其孝君子皆無取也子歸思所謂善事之義而勉盡其心予之告子止於此矣若漢馬援告其兄子嚴敦宋范質之告從子杲其言具在晦菴先生載之小學之書以教天下後世熟讀深思而力行之人將謂

子君子之子是與其親為君子也此之謂成親孝之大者也子其勉之

送學士藺先生致政歸磁州序

永樂中宣宗皇帝為皇太孫篤意堯舜之道太宗皇帝為擇天下名儒俾職輔導熈聖功而藺先生從善以揚州教授選為翰林編脩與焉先生心淳而氣平學博而行端凡其講説皆二帝三王之道非是不以陳上甚重之凡十數年未嘗去左右及正位東宫先生由侍講

陛洗馬予自侍讀學士進右春坊右庶子得與先生朝夕偕侍從聆先生之言而觀其所行蓋嘗深嘆其為君子也無幾上嗣寶位臨萬邦當時同事者十四五人皆陞職或分教太學佐外郡或遂去為侍郎為尚書先生與予輩三數人以兼職翰林皆如舊其去而顯融者志得氣滿位高勢重鮮有不移其素失其守者先生日相與坐館閣紬金匱石室所藏纘述以傳萬世暇則從容談笑或載酒出遊擇名勝地以為樂形於詠歌其意自

若也又後數年向之顯者皆相繼淪謝而先生屹然安重齒德俱高遂進為翰林學士其言行亦不異曩時予又竊嘆夫人之無常而嘉先生之有常也今皇帝緝熙聖學圖任舊人先生數以經進講深見禮遇然既老且倦矣方其七十時即上章乞致仕予輩皆勉留之上重惜其去不許先生不敢復言留四年則歎曰吾實老病齒髮日衰落雖欲自勉而力不如志上之恩誠不可負然義豈可復留再上章力辭上察其意許焉凡諸僚友

皆惆然不忍舍去於是會於公署飲酒賦詩以送之詩既成學士錢公習禮持以授予曰子最故宜為序嗟夫予從先生久矣先生長予十年而辱與予處其受益也多矣今豈忍違先生哉然老者安之不復煩以政此皇上之至仁僚友之所幸見也則雖不欲其去亦惡能尼其去哉予聞之古之人於其所敬愛者則必以壽祝之不以去留為異也南山有臺之詩既以無期無疆祝君子之壽矣則又曰德音不已德音是茂而終之以保艾

爾後焉蓋愈進而愈盛之謂也請以是為先生祝先生之福如是足以慰僚友之思區區離别其可以汨先生意邪置之勿復道也詩凡若干首

送侍郎鄭公歸衢州序

正統癸亥秋兵部左侍郎三衢鄭公文樞感風疾不能朝上聞之命太醫院遣醫往視予善藥冀速愈踰數月疾稍間公不能自安曰為臣之義當勉勉不怠果疾妨動止則末如之何今幸可矣而猶弛然自安豈義也哉

即黽勉造朝是日早西北風驟起公不虞其然退坐廨署即疏解不自勝歸至家疾復作勢日加劇則嘆曰吾受國厚恩思竭力以報萬一今疾如此非旦夕可瘳而久辱君命勤太醫且曠職廢務於義不可乃上章乞歸其鄉就醫藥上深惜其去命疾已當復來以居位任事而公之意則亦眷眷於朝廷凡諸同列與公之僚屬皆有不能釋然於懷者於是尚書徐公屬予文為贈予與公交好三十餘年其相知為深蓋公自為進士已用趙

清獻為師及為御史為按察使皆凛凛有大臣節其存心仁厚而處事平恕凡所决斷人人各當其情故所至感悅至於奏疏乞留及徵為侍郎歷工兵二部位髙而心愈下任重而力愈强敬恭夙夜政無不舉翕然有譽於當時士大夫論卿佐之賢必曰鄭公謂其福禄榮名當進而益盛夫人之所與天亦與之然則今之去也其來盖可冀矣予聞之莊子大鵬之升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然至於六月亦一息焉息也者將以復升也氣完

力餘則其奮愈遠矣公歸慎自愛霄漢之間顯然而望者非一人也予與公年相若愛之至而望之深故為序以贈行

贈通判佘侯序

吉安府通判莆田佘侯耀之掌予泰和也以潔廉持已以勤慎為政以慈惠撫民至於今六年矣其所守既不變而所行益以愛民為務民益得以安其生皆誦侯之德不能忘今年予承乏吏部而侯來獻功數以老疾求去予為細民勉留之而侍郎郎中亦曰世之官成而怠

者比比也其能慎終如始葢少斯人也可謂今之良吏矣豈可茍徇其情而聽其去哉言於上俾復職予既為泰和細民喜而亦有私願焉雖然非私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夫令於民最親所謂民之父母也侯於泰和有父母之道焉民雖有大小視之猶子也林林之中其才者固多其不才者亦有也才者以禮法自治誠善矣不才而違禮干法為父母者忍棄之於敗亡之地哉予讀易之家人而得父母斯民之道矣其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

父母之謂也蓋父母尊嚴然後人有所畏由是尊卑疏戚各安其分而家道正治民之道豈有外於此又讀唐史而知夫用嚴者之得也唐自天寶以後河北大亂士大夫卒於南者多留家淮南子弟豪縱以病民李長源為觀察副使遣吏收之而施以教刑曰吾非以官法治汝乃代汝父兄教汝也教之不改當以官法治汝矣由是皆改行為善良嚴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天之於物必加以嚴沍之氣然後材之脆者堅實之成者益固而

生意不窮蓋嚴肅之中有仁愛存焉斯理也侯所深知也而予以為贈者蓋予諸子蒙侯之治其才不才亦既知之矣請必致其嚴使才者益勸不才者畏法而改行或能善其身保其家不辱乎前人則予受侯之賜大矣此予之至願也言之切者愛之深侯其亮之

贈曾太守序

今之太守有地千餘里其民多至十餘萬少亦不下數萬朝廷以是付之者豈苟為太守榮哉蓋以為民也恤

其飢寒均其勞役而拯其顛危抑其過引其不及使皆適乎道之中仰事俯育樂生送死而無不遂者此其大畧也民者邦之本本固而後邦寧太守之加惠斯民所以固邦本也夫繫於其身者如此可謂重矣故今之郡守必命大臣舉賢而用之不賢不用也然則當是舉而受是任者豈非難哉予邑曽士弘始取進士入翰林又去為兵部主事既滿陞郎中其為人忠厚坦亮於事之是非曲直必循天理之公不苟為異同在朝三十餘年

知士弘者莫不譽歎以為賢會命下舉郡守大臣皆集東閣下兵部尚書徐公睎首舉士弘衆皆謂宜於其職遂以聞上命為泉州太守士弘踧踖不自安曰太守上倚之恵民民所望為已恵也必大賢然後能勝我則奚敢於是衆益稱之曰賢哉士弘也世之鄙人不自知哆然自謂足以當大任君子莫之與也士弘謙退不居人亦安得而踰焉其能勝任可知矣泉州閩粤富庶之邦昔之為守者甞稱其民淳訟簡喜習詩書今詩書之習

固在也而囂訟則加於昔然以予觀之天下無不可化之民化之在太守身耳士弘忠厚則無刻薄之政坦則平亮則明兼是四者而行之以公其誰不化服既有以自養而又能化於善則泉之風俗將不為鄒魯矣乎士弘將行刑部員外郎梁叔車與凡同邑之士求予文贈之予與士弘叔車皆陳氏之彌甥而望其政化之成也故不辭

營建紀成詩序

太宗皇帝肇造北京以為天下會同之都蓋天地之氣和星辰之位正華夏率從四裔順服誠足以統萬邦傳萬世而致太平悠久之福然營建之功尚未備也皇上纘承列聖丕闡大猷歲豐時和民物康阜仰惟祖宗弘謨偉烈經營締搆已見端緒繼志述事之孝未嘗忘於心乃斷自宸衷用熙鴻業知太監阮公具忠誠不懈足以勝其任也特以命之凡材物取諸官府之積者不科買於人工匠取諸循次之來者不徵召於外其諸雜作

則取諸在官之人役之不以妨農功給之粮糧視他役加倍且使更休以節其力又屢出布帛諸物以賜之上之德洽於下下之情孚於上程功有道課績有方不亟不苛人心競勸亹亹忘勞盖感恩於滂沛之餘而效力於從容之際懽呼之聲洋溢道路雖古所謂庶民子來不是過也於是朞歲而宫殿成都城之樓觀次之内府之庫藏百司之廨署以至觀象之臺禮賓之館橋梁之圯壞未脩河道之決溢未塞凡都邑之中有當繕治者

皆次第成功惟廟學以祀孔子育賢才雖未至槩陋而
上以為弗稱特命改作制度弘偉有加於前是以內而
殿廷既尊大嚴整足以受朝貢撫華夷外而官署皆高
明深廣足以決政務示等威謹於天時適於人事禮樂
教化之施聲明文物之美郁郁乎其盛矣遠近來者皆
瞻望駭愕以為自天而降盖不知後之作而忽睹其成
耳目所接煥然一新此可見聖明之君德澤之入人也
深而又有賢智之臣盡心奉國故成此不難也昔商髙

宗奠都於亳周武王作京於鎬詩人皆作詩美之孔子取而列諸經歷世既久猶得以考見當時之事者以此詩在也今之百僚於營建之興愧無能為役而得廣居以即安然則播之歌詠傳之方來使千萬年有以知今日之盛美如此是亦所以自效也詩既成衆謂直宜序乃序諸其卷端

王侍郎輓詩序

正統甲子九月日戶部侍郎王公夢瑾以疾卒於杭州

事聞上為之嗟悼命有司歸其喪治墳塋之且遣官賜
祭初言者數云閩浙銀冶久閉姦民竊礦相賊殺請復
置治烹煉絕其姦上慮或為民病命廷臣議之羣臣請
遣公廉大臣往與浙閩三司審度其宜以聞上以命公
公行次蕪州得疾取藥以行至杭州疾加劇官為求醫
藥百方治療竟不起非特朝廷惜之士大夫知公者蓋
不莫哀也公始以科目進得教官擢為監察御史陞叅
政又陞左布政使徵拜戶部侍郎陞刑部尚書復還之

戶部所至皆宜於其職蓋公勤學問明理義廉厚周慎而持之以誠行之以恭故能當衆望副上心今則已矣安得復有如公者哉直承乏吏部日與公周旋蓋知公為深公嘗以聞過軒求予銘曰質賦性少容見人言行有違於義者好攻訐其過至或不能堪不為止雖欲相輔以義然考之聖人之訓則過矣朋友常以是相規雖不憚改久之則復然是質終不能無過而望於朋友者益深故以是名軒庶幾獲規切之益也先生宜無愛於

言直與公年相若而學問不及公遠甚未有以復也然
念古之君子有衛武公者進德不倦至老猶求箴儆於
國是以德益進壽益高而禄位益隆公之自脩無愧於
武公其德之進未已而福禄榮名當久而益盛孰知公
遽止於斯豈所謂天道佑善者非邪則大夫君子雖欲
已於哀可得哉公之葬也皆為作哀挽之詩使執紼者
歌以送公既類次成帙屬直序之直為序不辭亦欲以
抒其哀云耳

贈順天府尹王君序

正統九年冬十一月二十日詔問吏部有可為布政使者以名聞時光禄少卿王君賢以外艱服闋謁選在吏部予念無以易君者即具其名應詔明日有旨擢賢為順天尹蓋前尹以滿去故命為之代夫以方伯求之而以京尹命焉蓋所謂其難其慎之意亦以京尹者方伯之比求之如此其至所以示重也順天古北平郡今北京在焉蓋天下會同之地也為之尹者得依輦轂之下

日近天子之清光凡政令之發禮樂教化之施鴻恩霈澤之所沾被皆先及焉士大夫官至於此亦榮矣然人民之衆或不能過外之大府而賦税力役征輸發名必先諸郡雖其人皆樂於趨事然非長民者啓其尊君親上之心使之亹亹忘倦而欲如志以成厥功亦難矣然嘗思之朝廷之所以命尹者豈苟為之榮哉固欲使任其難也能任其難而後可以享其榮然所以任其難者豈有異道哉體皇上愛民之仁而施其養民之政本之

以廉厚加之以平恕持之以誠行之以公使閭閻畎畝之間皆有以樂其樂而利其利感荷於上親戴於下惟其所欲為而丕應徯志則為尹者有其榮而不見其難矣王君字惟善寧陽人學道君子也凡其所歷皆有譽於時今之為尹能如予之所云足以副上下之望也必矣有其榮而無其難也審矣尹初為鄢陵教官今吏科給事中張君睿蓋嘗受教以有成者也喜師之進而其德業將益顯且大屬為文贈之予不得辭故為贈言如

此亦因以勉其德業之進於顯且大也

禄岡八景詩序

禄岡在泰和西北三十里予母家居焉環其地溪山景物皆清勝舅氏存道先生好遊而喜吟取其尤者以命題曰禄岡樵隱螺浦鷗盟鄭洲雪釣董里雲耕徑山曉色武姥秋聲梅溪月霽篁嶺風清謂之禄岡八景往來嘯詠其間欲求能賦者賦之未就而先生卒子孚德如其志今年持所圖八景來北京中書舍人龍士郁為言

於士大夫得其詩而屬予序予昔常謁舅氏以貧賤多故不得陪杖屨之後從容遊觀而形諸賦詠及竊位於時則相去遠矣未嘗不慨然以思今觀是圖則又喜孚德之能踵前跡也夫祿岡之有八景自古昔然矣不遇其人則委棄於荒遐僻絶之處莫之能貴也一遇蕭氏父子而其美遂彰豈非其地之幸哉然予聞之地以人而勝人以才行而顯祿岡八景孚德既表其勝矣尚益圖其所以顯者哉予老且病思乞身而歸倘遂獲一遊

而為之賦則孚德之美將不亦顯著矣乎姑為序其詩以俟

南富王氏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系出太原盖唐之季王該避亂來江南始居廬陵何山篤厚好施周窮恤匱意無倦鄉稱長者所居田間有龍見之異遂舉以施佛而徙居安城之連嶺族日以蕃其後有諱宸字明遠者始來居南富益以詩書禮義昌其家明遠生師儒師儒生明道美道樂道

樂道之後蓋無傳而明道美道子孫皆蕃衍明道之後曰存德者居南塘為一族美道生元功元承子孫之多故址不足容乃析異而居勢也此譜之作著美道之所出所以合異而為同也故特致詳焉蓋元功子經之居棗園為棗園族其後四世孫曰敬翁居池頭為池頭族五世孫曰用中居石灘為石灘族經之弟建之居槐下為槐族元承子益之好樓居則為樓下族孫庭晃析居下塘又為下塘族自美道一人之身而分為六族繩繩

蟄蟄皆有恒産有恒心閥閱之華文物之懿他族罕能及之數十年來予所與遊者慶府紀善倬昭太康教諭用常巴陵令用持鄆城令用彰萊蕪令用儀行人司副儼皆以通經學古入官其才行俱有可稱者於乎何其盛哉然嘗聞之世家大族固以禄仕為榮要必有所樹立晉范匃言其保姓受氏歴虞夏商周之世自以為盛矣而魯叔孫豹乃謂不若立德立功立言之可以不朽蓋貴顯者美之見於外三者實之本乎中也自王氏何

山之祖而觀之該非有異道也篤厚好施而已篤厚好施仁之德也視夫刻薄貪鄙者異矣而該能之庶幾德之立者乎昔學士解公序此譜謂廬陵諸王皆該之裔南富其一也其盛如此豈非行仁之應邪世之刻薄貪鄙者多矣聚斂積實如餓豺狼然肆其欲以為民病不少槩于心是故忽焉而赫奕俄焉而消歇者亦多矣欲其碩大悠久不可得也今王氏六族可謂盛矣尚視乃祖攸行而勉於所立則禄仕有繼而益能亢其宗雖至

於百世未艾也用持重脩此譜而求予序之故為之言以告其為子孫者

贈稽勳員外郎柴庭芳序

柴蘭庭芳餘姚故家也永樂甲申予與其叔父廣敬同登進士第同被選擇入翰林廣敬清淳簡重文行之美衆皆推讓之而又通古文字其學得於趙撝謙先生論議精博尤非他所能及當時謂可以當上意者廣敬在甲乙之數而與予四五人者同選入内閣廣敬乃以病

告未幾而廣敬卒矣予輩皆深惜之以為不可得後若干年庭芳又以家學取進士予與相見於京師聽其言察其行蓋誠能謹於禮義者予愛之思廣敬而不見見庭芳則猶廣敬也由是與之相往來庭芳為中書舍人滿九年遷稽勳主事皆蔚然有賢名予觀其所以舉職者循天理之自然盡人道之當然持之以誠行之以不怠而已彼挾智術矜才能以譁世取寵庭芳不為也久之稽勳員外闕尚書侍郎請俾署其事上從之今乃真

拜員外郎食正五品祿蓋虞書所謂試可乃已也郎官自古爲榮選號大臣之副人皆爲庭芳喜而庭芳不異於前時孜孜然惟恐有弗逮嗟夫此庭芳所以爲賢也夫仕者之進退雖出於人而實天之所定也何用置忻戚於其間惟循天理之自然盡人道之當然持之以誠行之以不怠此其所宜務也豈惟郎官爲然哉進而列於大臣之位亦若是而已矣柴氏詩書相承善慶之積益久且盛而乃畜於廣敬天將於庭芳加厚焉理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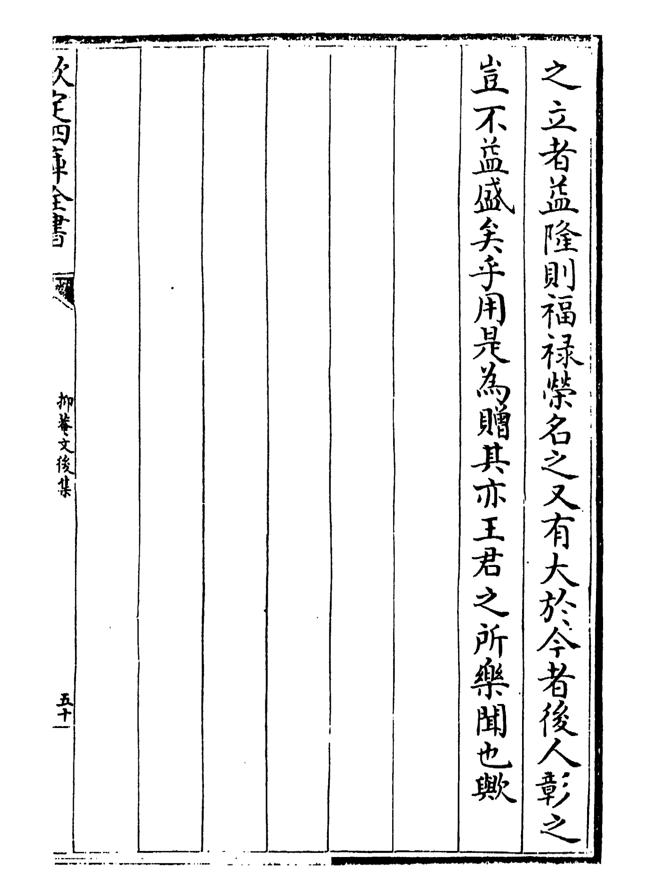
必也庭芳尚慎而不變哉郎中蘇鎰良金主事姜濬士澄篤同僚之誼求予言為贈予素重庭芳者故書以贈之

贈工部侍郎王君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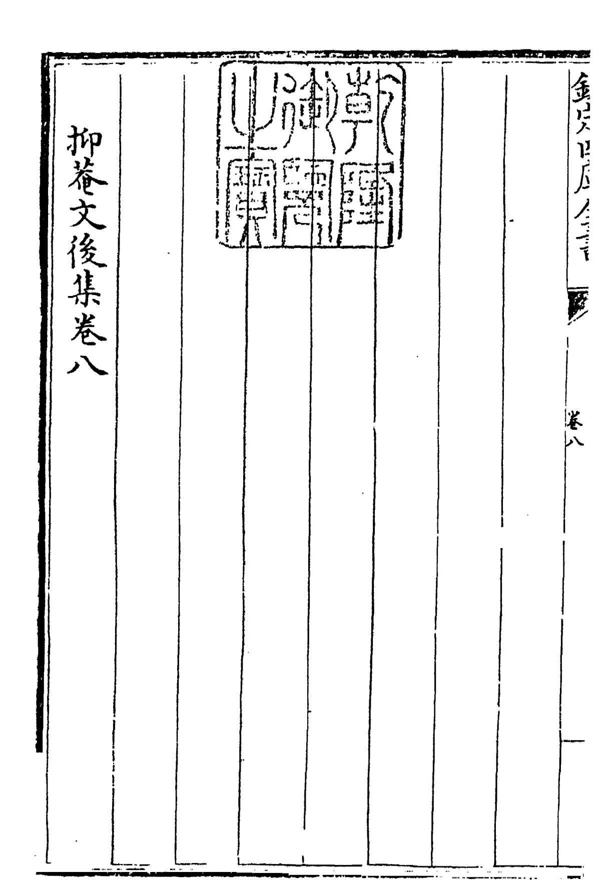
正統七年秋工部右侍郎闕上特以命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蓋當是時方營建諸司廨署役繁事殷宜得勤厚平恕知大體能撫治者任之而王君嘗以明經為教官簡任在兵科十餘年日侍天子左右其才行之美見

重於士大夫而受知於上是以特命而無疑王君既受任衆皆以得人為喜加焉初禮部右侍郎武城王公致仕虛其位尚書毘陵胡公與予私計可以代之者皆屬意於君而歎不可得至是而君受特命之榮予雖以不得從君為慊然亦自喜其計之不謬也而其同郡仕者張穆輩尤為之喜相率求予言張之嗟夫王君之美豈待予言而後張哉然予知君所以致是者有其本是宜見於予言也君嘗以重恩名其堂蓋感大父母父母生

成之德與皇上寵任之恩而思所以報由是知君之所存夫忠孝者人道之大端而孝乃其本忠者孝之推也曾子以事君不忠為非孝蓋忠於上所以孝於親人惟其不知此是故或者有忘其親忘其親則不知愛其身又安能忠於上哉今君惓惓焉思盡忠孝之道是宜有以立於世而受此榮也張仲君陳皆周之賢臣其德業非不盛也詩書所稱乃獨以孝為首則大賢君子所當務者可知王君務此而其本立矣尚亦進而不已焉本



之立者益隆則福禄榮名之又有大於今者後人彰之
豈不益盛矣乎用是為贈其亦王君之所樂聞也歟



抑菴文後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菴文後集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録監生臣宋允奎

柳菴文後集卷九

明 王直 撰

序

送南海縣丞屈季恒序

工部主事姑蘇張穆語予言其郡人屈昉季恒之賢曰季恒嘗在崇明軍中其言行必循於禮義凡應事接物設施措置有足過人者一軍之人以其儒雅敬禮之會詔下求賢凡軍民之中有才德兼備者皆令薦舉其帥

長不敢隱進於朝吏部會大臣考其言又歷試以事皆謂可用於是授南海縣丞穆與之素厚於其去也敢請一言以華之予謂朝廷廣求賢之路亦既得賢以為用矣猶慮或有遺也則又為此舉然以才德兼備為名其待士大夫之意豈輕也哉名乃實之本也有其實斯有其名則由是而進者豈可輕自待哉德者理之得於心才所以致於用唐虞之世九德咸事而元愷以才舉彼所謂才皆德之發也考之於經其行事可見矣後之君

子德則皆知師古人至論其才則有未盡然者盖隨其氣質之所能而不皆本乎德是故慈良豈弟之政未至而苛刻乖謬之令行焉欲其治行之能如古盖難也今天子以堯舜之仁興唐虞之治故欲得賢如古人者用之而季恒由是進誠千載之良遇也其所自待者當何如用心哉盖丞以佐令一縣之治忽繫之南海大縣藩憲治所在焉好以禮法檢乎下其閭巷之士亦好以禮法議乎上季恒之舉其職當不難然亦奚可以不慎哉

政之及民必皆本乎德之施而非德之政不加焉使人皆曰此誠才德兼備無負於朝廷之舉以漸而進其治亦無愧於古人豈不誠賢矣哉予未識季恒而穆乃予所愛者知其言可信故為序以送之季恒其然予言哉

送蕭通判赴大理序

予往年以內艱居家予友蕭所芳氏遣其子瓌從予學瓌時年十二三聰明秀偉孜孜不倦予愛之所芳亦甚鍾愛必欲其學之成甫二年予來京師則聞瓌入縣庠

學日益進為文章益竒予深為喜而亦思見其成也久之瓌以春秋領鄉薦上春官予適奉㫖典文衡意謂必得瓌而瓌乃中教官選當為學正教諭蓋已得之以拘於額數不遂也予深為惋惜瓌怡然不以屑意言於禮部願卒業太學俟再舉會擇諸生有文學且精於書法者書武臣誥命瓌與焉遂往執筆中書勤於其職未嘗有過舉一時共事者莫先焉既滿吏部試其文在優等授大理通判將行過予别予覯其意若有不釋然者蓋

以道遠不便於二親故也予解之曰君子之仕也移事親之孝爲事君之忠是故其志惟急於王事而不暇顧私恩此豈薄於父母哉蓋有不可得而兼盡者義當然也子之親所以惓惓教子非欲取快於目前欲子之立身行道以光顯於當世而行道者豈以近遠爲限哉孔子且轍環天下惡在其拘於近也大理雖遠而雲南諸郡莫或過之蓋其風土之善物産之饒人民之安於教化久矣子之往也一以其道施諸人使其人益得以安

生樂業雖在遠郡而皆不異乎中州則子之道行功立矣郡之人歸德於子而推本於父母之賢則子之親豈不怏然足樂哉此古人所謂以志為養孝之大者予願子以是為務若朝夕不出户限而不能顯其親以成其令名雖曰能養君子不貴也況大理之外郡縣猶不少則大理豈遠哉子姑務其大者遠非所計也瓌喜拜曰先生之教是也生敢不勉予即書予言以贈之使歸而質諸其親當亦以為然也

贈王經歷序

蘄州大郡也其民之衆賦稅之多獄訟之繁科徵傜役之殷凡為郡者莫之能過也豈獨郡然天下布政司十有三事不能及蘄州者葢四五則為治於是邦豈不難哉故夫守佐必選其才過人者然後任之至於幕僚之長主賛畫治文書亦不處以非才其慎重可知矣今太守南昌況侯所謂有過人之才者也而又得湖州王仲文氏為經歷仲文名真始以才諝入官而蘄湖又相邇

其人情風俗亦無大相逺者仲文贊理有條法郡以治聞蘇人既尊仰况俟而亦誦仲文之美此豈徒然者哉予仕京師將四十年每聞人謂蘇難治求其所以難治者則皆如前所云且曰事之有常者皆可為惟人情巧偽變態日千出至於不可勝窮於是事之有常者皆失其常此所以難也予竊謂天下事固有至難為者然亦視其人仕以廉為本廉則公公則明又持之以誠而加以不倦其庶幾乎既而予友工部侍郎周公往廵撫其

地況侯之心與之協為幕僚又得仲文由是昔之甚難者今皆若易為周公賢且能其設施又有過人者予嘗問其然周公不予告也仲文今再考績來北京翰林待詔沈慶庶吉士伊侃請予求文贈行予欲以予言問之而素未識故為序以贈焉果若予言是所謂已效之方也要在慎守不易斯善矣仲文勉之於蘇能治則天下無難治者他日名位可量哉仲文毋忽也

贈柳叅政序

古之君子有行也其相與親厚者必有祖餞之禮贈遺之言以寫離別之情而致慇勤篤厚之意蓋氣味之相同道義之相尚故其所發如此豈偶然哉崧髙烝民韓奕皆祖離道別之詩尹吉甫之作也於今考之其飲餞之禮非不備矣而必形於言道其德業之盛而勸勉諷誦之深意寓乎其中孔子取之非謂人道之宜而不可廢也歟後之賢者於其朋友之去也既傾寫於杯酒之間而又必徵言以為贈蓋本諸此矣正統四年五月天

子用大臣薦以柳芳為賢拔於刑部郎署之中超拜湖廣右叅政其同列之賢朱勝等既相與飲餞之而復求贈言於予夫欲贈以言而託於予豈以予言為可用耶今之布政司古之方伯之任而叅政其佐也韓奕之所謂伯烝民之所謂賦政嵩高之所謂于蕃于宣柳君實與焉夫踐古人之任必當儷美於古人之道儷美於古人之道則亦古人而已矣然則仲山甫之柔嘉維則申伯之柔惠且直韓侯之夙夜匪懈虔共爾位非柳君之所

宜務也歟夫敬以居内而不怠於政然後能事其君柔嘉維則則柔而能剛然後盡將明之才柔惠且直則有愛於人而無不順於理然後譽聞於四方古之人有一於已已足以為賢況兼而有之則為大賢君子也必矣以是贈柳君亦諸君之志也歟柳君字墀茂南康都昌人為人剛介不撓端厚有為諸君之所稱也其能用予言哉

贈李孟奇序

李倫孟奇瑞安之良也而以好義重鄉邑正統三年瑞安饑孟奇出穀二千石助有司賑民且為築義倉貯之官自主其出納又造舟二艘於飛雲渡以濟往來者歲自使人操之而給其衣食縣令鍾君沔具其事以聞上嘉之遣行人賫勅旌之為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孟奇來謝恩闕下瑞安之賢禮部郎中黄君養正求予文贈其歸且告予曰孟奇之義舉非特此而已也往年永嘉縣民許恵生等五百七十餘户詣府告饑孟奇出穀一

千石白金一百三十兩賑之朱文助等訴貧匱有親喪不能舉孟奇又出穀千石布百匹以與之又開義阡使貧人無葬地者得藏焉脩郡治廨舍及瑞安縣後堂儒學尊經閣及兩廊廡東安驛儀門平陽縣水利斗門及諸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殿堂門廡前後凡費穀萬餘石孟奇不自以為德而人德之此好義之至也先生樂道人善可無一言為贈邪既而孟奇過予聽其言觀其行信可喜者則何可愛於言夫義者人心所同有之理

其施之有多寡以其質之有厚薄也今天下之人以出穀賑饑而蒙旌褒者衆矣然未有如孟奇之多而又數數然者豈所謂好義如嗜欲者歟孔子觀人之法必察其所安蓋人有偶一奮而得名或有所徼求而强為之者惟無所為而屢為之然後知其樂於此而不厭孟奇非有所為而為之屢矣蓋真樂於為義者歟其受天子之寵命而有譽於後世豈不宜哉且為義者天與之孟奇今年六十九五子皆卓然有立其二子為邑庠生皆

能好學不怠天之報孟奇厚其福而昌其家也必矣故為序贈之且以風夫未能然者

送劉縣丞序

劉鼎士器予故人子也初與其兄渙士拯同以明經領鄉薦有名當時明年士拯取進士而士器得教官不就請歸卒業於家既而士拯為兵科給事中士器乃縻於家事不果出縣大夫賢其為人而惜其不用於世會詔下求賢凡文學才行出衆者令有司舉之於是以士器

名上徵至京師試其才優等又試事於禮部能秖勤不懈皆以為宜於用遂授壽昌縣丞以去予與其父子兄弟相善也則於其去安可無一言邪夫丞八品官耳而偕受百里之寄百里之内為之民者多矣其休與戚豈獨繫於令而已丞盖與有其責也世之為丞而能任其責者有之矣其不能者亦有焉盖不惟令之輔而惟已之愛於其行則諉諸令曰非丞所得為也政之不善民之不安有不暇顧為令而能均其責者有之其不能者

亦不可謂無也蓋不惟丞之用而惟已之專於其行則忌夫丞曰非丞所宜侵也政之不善民之不安有不能知如是而欲其縣之治可得邪彼其所以為是者非公也私也夫以百里之地付之使安養其民豈使遂其私而已哉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仁者當理而無私心之謂也令以是為政丞以是佐之廓然大公而所行必當於理則政豈有不善民豈有不安如是豈非所謂賢令丞也哉今之為令於壽昌者予不能知而能知士器

故以是告之所以重士器也夫求賢之科莫有加於文學才行卓然出衆者孟子之言非止可以為丞也士器由是科進誠無愧於孟子之言斯善矣士器勉之予之所以相期者豈特丞而止哉

贈郭司訓序

萬安郭邦本初領鄉薦會試禮部得納溪訓導以外艱歸服除改保昌保昌南雄屬邑去萬安僅七八百里邦本有祖母在堂而母亦且老矣既得過家拜二親且往

來甚便得通問起居致甘腝其心甚樂也將行求一言
為贈予謂人道之大忠孝而已忠則盡心於君孝則致
愛於親忠孝兼備而人道立矣古之人有急於事君至
委其親而去之其爵位非不顯功名非不盛也後之君
子往往興嘆焉豈非天理人情有所不慊也哉然彼有
不能兼盡者勢不能也則亦末之何也已茍得以兼盡
焉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則其樂可既邪今
學校之教蓋欲學者務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

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忠孝仁義之道也人情所固有也然或不能盡者有所蔽焉耳教之何如誦聖賢之書講明其所當然者而由之也為師者端表儀於上為子弟者謹師法於下脩於身行於家又推以施於國而無不盡焉雖唐虞之世不過矣邦本妙年美質且有志於古人今去為教官務勉勉以脩其職而又惓惓篤於親庶幾能兼盡其道也推是以為教其為賢教官也可必矣今制郎官御史給事中有缺每每於教官取之邦本亦

篤慎而不忘使名實烝然上下則豈特為教官而已哉

邦本勉之

贈蔣主敬序

主敬金壇人贈太醫院使恭靖蔣公之子今院判主善弟也去年来省其兄予邂逅見焉觀其貌恭氣和而言訒心甚重之然豈獨予重之哉凡識其兄弟者蓋莫不重也憶予嘗事仁宗皇帝於東宮時恭靖判太醫院亦朝夕侍左右深見禮遇蓋有從容規諷之益不特醫也

當是時名重諸公間可謂古之君子矣予既獲交恭靖今又與院判君遊盖深嘆其有恭靖之行及見主敬則又喜能似其凡其父子之見用皆非常之遇也世之仕者罕能及之然其妟子弟輒藉以自豪放蕩於繩檢之外縱肆於利欲之中卒至俱傷而兩敗者比比有之槩之主敬其賢不肖可知矣世恒言子弟之賢必本於父兄豈虛也哉主敬將歸其鄉御醫張敬曾晟何永慶施昌宗輩皆重其為人求予言以贈其去夫贈者有所增

益之謂也主敬之行成於家而何待予言且父師嘗命之矣曰主敬云者君子脩身之要也禮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蓋能敬其身則言必循理行必由道而辱親之患無有矣然篤於自脩者不以久而怠也故曰君子慎始而敬終主敬之持身既能敬其始矣尚亦慎其終也哉誠如是則無忝於賢父兄而謂之君子無愧矣予固愛人以德者故書此為贈云

贈張通判考績歸太平序

張侯文瑄通判太平三年矣太平之人蒙其惠藹然名著於當時今年考績來北京予姻家尹君自道同知太平府最與侯相愛侯之來也以尹公之故辱過予屬予有公事不克申欵洽接殷勤至是侯將歸其友兵部郎中潘君忠求予文贈行予雖不暇然念侯既厚於尹君而意亦厚予則予何可愛於言况又以潘君之請乎太平瀕大江昔太祖皇帝經營四方其地最先附及海宇寧一定都金陵太平又密邇畿内瞻依道德之光涵濡

教養之澤至今蓋百年是以其人賢者既皆習於詩書禮義出則足以效於用處則足以為善人田里細民亦皆自力於衣食以樂生送死故最號為易治況今天子篤意養民其施於政一以仁為本則臨民者其於為治蓋尤易可知矣且今之郡守與凡為之佐者必皆擇賢而任之太平之民烏有不得其所者哉予嘗謂君子居位雖以仁民為心然必遇其時得其地而後志可以行時之弗遇地之弗善也雖苦心殫慮以為之而有挫撓其志

拂亂其所爲告之而不喻令之而不從者則雖有志惡乎施張侯旣以仁爲本而當聖明之世其民俗之善足以如其志以治何其幸哉要在敬愼不渝而已此君子之所望也故書以爲贈

送張主簿序

瓊州在京師之南萬餘里環以大海其中爲五指諸山黎獠居之郡所有獨瀕海之地周廻幾三千里凡三州十三縣之治在焉地旣負山並海故多魚鹽皮革絲布

之利其田率一歲再熟菓蓏蔬茹之類家藝而戶種之不丐買而有也民既足於口體故其俗樸野易與為治予先公守瓊州十餘年體朝廷寛大之德而行夫豈弟之政去煩苛務簡易以仁義之道從容化誨之故一郡之民皆安於畎畒衣食而相忘於無事仕者既善其風土而喜其易治往往多樂居之以嘉惠其民古者嶺外之地多以處遷謫之人故皆鄙夷其民一切以苟且臨之今雖海外遐遠皆擇賢以臨之士大夫皆樂於為治

其效不異於中州此可見皇仁之廣被而無遠邇之間也於戱盛哉萬安張旭寅賓其邑故家也貲富而才美質偉而氣充有司彔部符起用之得崖州寧遠主簿其素與厚者求予致一言予與寅賓交未久然知寅賓之優於為治而能惠其民矣葢寅賓以税富入官所謂有恒產而有恒心者也夫人無恒產斯無恒心使在人上此何異以狼將羊哉其為害也必矣寅賓推其有恒之心而施之以無害之治持之以不已之誠處以不易之

操予知寧遠之民其受惠者益厚矣是豈非其民之幸哉予故書其民之所以易治與寅賓之所以優於為治如此以送之所以期其治效之盛也寅賓其亦自勉哉

贈何僉憲序

聖天子在位厲精為治海宇乂安益思所以惠養萬姓以建太平無窮之業故凡藩府州縣之吏既皆擇人而任之矣而於按察之官尤慎其選蓋耳目之寄紀綱之繫有不可輕者也夫以十數郡之地而統之布政司為

之吏者多矣其人之賢否行政之得失有不能齊則夫民之休戚與其所欲而不得所惡而不能去者蓋必有焉按察之官廉其實而以聞於天子而進退之興民之所利而去其所害上之德不壅而達於下下之情不壅而聞於上上下交而治效盛矣其任之重如此非有才德之人知大體而可敬愛者莫能任也泰寧何公道旻昔事太祖皇帝為大理評事監察御史既而出佐江西廣東按察司皆有名其在江西也一二同事之賢皆當

世偉人其公平正大之體剛果易直之風足以沮惡佑
善興廉律貪江西之人皆安之公嘗行部至泰和直時
為邑庠諸生得進拜焉觀其風采聽其議論而知所敬
愛矣其去江西凡幾年而吾邦人父老尚論當時按察
之賢者猶能一二道之不忘嗚呼雖其人之好德樂義
而公與諸賢實有以致之也今年公自廣東受代還北
京未幾復調浙江按察司僉事浙江大藩也其吏之賢
否民之休戚亦有不能齊者乎以公之賢而為之長貳

者又賢則所以處之不難也吾知其民有以安受上之賜矣於其將行凡知公之深者皆賦詩為贈而使直序之故本其職任之重與公之克舉其職者如此以冠其端云

送尹子源詩序

吾友尹子源始用薦入館閣與脩永樂大典五年而書成朝廷將用之命歷試於戶部又三年始授福清縣河泊官子源闓敏簡曠無苟偽之習又善與人交予家居

時遣其子璉從予學時時載酒殽入城中邀予飲言笑
終日而後去其意氣藹然也其後予舉進士入翰林子
源來京師雖時相見而局於所事不得懽笑如曩時然
其意尚在也永樂十一年車駕幸北京予與子源皆從
於時吾邑之士居行在者無幾人暇日往來劇談大笑
蓋去鄉益遠而意益相親也最後子源遂主於予適予
友中書舍人鍾君亦以考績來三人者同室居朝夕
相與道舊故相得益懽甚子源能賦詩然不求甚工時

自出其所作高吟大唱以為懽或飲酒勸酬至夜分不寐予以病不飲子源喜强予飲予不應頗以語侵之雖甚忤不怒也嘗曰先生獨處於此今幸有吾二人在焉不及此相樂一旦散去尚誰與為樂哉未幾子源受官且行告予曰吾方有公事不暇與為樂矣然能以一言為贈乎予因復飲以酒而謂之曰士之仕也不必計崇卑顧為之何如耳茍能舉其職不辱其身官雖卑人將重之而進於顯榮不然雖高車駟馬鮮衣美食居乎廣

宇豐堂之間騶呼出入於四通五達之衢其位雖高人固將易之何暇貴重哉故古之君子於牛羊倉廩之賤無不宜焉者以此也子源讀書知道理又練達時事其能舉其職不辱其身可知也吾見子源之祿秩且加顯矣子其慎之子源曰諾於是書予相好之舊與其相告語者如此以送之子源其能不忘哉

送郭紹容序

往年予以翰林脩撰扈從在北京縣人郭儀紹容省其

父承宣歸自遼海上進拜其師翰林檢討余君一宿而遂去盖絡容有母在堂别之久而念之深故不暇與予接而去之亟也余君為予言予心獨喜因相與嘉歎之盖京師者四方萬國之所會而當太平無事之時人物靡所不有文學名世之儒材武出羣之士醫藥卜筮方技百家之流富商巨賈之轉輸豪家大姓之蓄積錦繡珠玉聲色狗馬與夫飲食百物所以奉身者皆充牣華美隨其人之所欲無不得故來者有樂居之心而居者

多不欲去况紹容奔走勞苦之人哉今紹容於此無所
慕而急於其親其知所重者矣紹容歸之明年請於其
母復往省焉鄉閭之人皆知紹容之能孝也夫自其鄉
以至於遼陽水行陸走幾萬里有舟楫之恐鞍馬之勞
風雨霜雪侵乎外飢渴食飲切乎内非可以旬日計也
今乃一不顧奮然獨往如行東西家不以為難此豈非
誠孝之所激哉然則紹容蓋賢於人矣雖然君子之論
孝不止於定省起居而已貴乎有以成其親蓋行脩於

已而名顯於時使人謂為君子之子此之謂成其親紹容所過通州大邑古今名人奇節偉行固多矣苟耳目所及者皆可資於已紹容其思務其大者哉往拜膝下其所以告者盖有同乎此者矣紹容將行其素所厚者彭士淳寀能賦之士取唐人詩寧親為令子一句為韻各賦詩五首以贈之而先求予發其端予未交紹容而樂道其善且欲其加勉焉況取予文者又士淳也紹容當有取於予言矣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王瓊玉赴任序

瓊玉予友也始予遊鄉校瓊玉已先在十餘年其為人闓爽敏達而慱聞强記衆皆以前輩待之洪武己夘郡太守永康朱侯會九邑生羣試於府中一時英偉之士皆矜誇見所長每一相聚瓊玉議論奮發援引經史至於指題命意其成文當何如亹亹不厭常傾其座人蓋鄉先生蕭子上嘗設教其家故瓊玉之所見聞有以動衆如此當時瓊玉年壯氣鋭自謂青紫可俯拾而有也

其後業成升太學又三年歸祀其先竟坐累謫交阯閱數年然後歸又從事禮部一年今乃得司倉赴金華千戶所瓊玉之仕其亦可謂難矣世之人有不及瓊玉之材議論聞見皆出其下而名位乃在其上者此豈偶然哉蓋命也瓊玉之仕其亦可謂命也然予念同遊於今三十五年其間得朝夕聚處者僅七年而已自竊第入翰林與瓊玉别或偶一見言論未幾又東西散去蓋二十八年矣予二人者皆蒼顏華髮始得復相聚如曩

時今又别去則何能已於懐耶於是飲餞於澄清里之官舍酒半執爵而告之曰司倉官卑然君子不計也貴乎有以盡其職孔子嘗為委吏亦曰料量平而已以孔子之聖且為之况瓊玉乎苟盡其職雖卑可尊也趙文子舉莞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君子謂其近利而不濡於利足以當其舉瓊玉勉之安知今無趙文子者乎瓊玉對曰吾非敢望趙文子要當盡其職而已於是衆皆喜瓊玉之不久於卑也則相與祝願之而禮部員外郎馮

敏等皆作詩以贈行予因書予言以為序

贈鄒孟義序

醫之道誠難也而小兒醫尤難蓋病者既不能言於其所患亦不自知其輕重唯以父母之仁至誠以察之然後能得其所苦而施療焉不然其不夭死者寡矣故醫小兒尤難也廬陵鄒氏世以小兒醫得名而孟義尤精於其術凡廬陵之人與予泰和之愛其子者有病皆走孟義所求醫孟義不以風雨寒暑遠近為辭皆往視至

則問其所由察其聲音顏色而投以善藥無不愈或為他醫所困纏綿危篤以為必死者孟義察之苟毫髮可回皆生之其心懇懇然未嘗少怠忽亦未嘗矜以自高蓋所謂君子也予家泰和距孟義之居四十里又儒者素儉薄非有重貲可以致之然有疾屢孟義多矣非其心之厚於仁能若是乎予是以深重之然以近事驗之於孟義尤切切也予來京師有男女三人皆以疹痘失之說者謂是瘡宜紅潤其初亦莫不然至其黑而陷也

然臟腑亦未甚利醫者皆進大熱之劑謂爲固裏而卒皆死焉然予覩錢仲陽方書於倒靨黑陷者或以豬心血和梅花腦子投之而潔古李東垣王海藏輩率皆用和平之劑惟陳文中或以熱劑而近世名醫亦刪去之止取其和平十餘方而已以予男女三人覩之則宜凉劑乎宜熱劑乎其皆命也乎抑亦有非命也乎予不得而知也孟義精此術其濟人也不少必有至當不易之說惜遠不能致之往年予長女嘗患此黑陷臭腐不可

近衆謂必死獨孟義以為不死予之藥果得全合前後之事觀之其死其不死蓋係於孟義之遇不遇也孟義誠賢於人逺乎哉今年予子積來京相與道其事而嘆孟義之難得故為序以贈之非惟以彰其美蓋使二邑之人知孟義之果可尚也

贈主簿黄榮宗赴曲江序

主簿所以佐令蓋一邑之政皆令主之簿與丞特助其所不及者耳今果賢矣其施於政事皆以公不以情上

下皆是其所為而無侵撓之者則一縣治矣簿與丞得安於無事不勞而享其成功令或不賢凡其所施者不以公必以情上負其任下失其所望而百責萃焉簿與丞安能以獨暇哉夫令賢而欲立異以求勝則為撓權令不賢而欲苟徇以自安則為曠職斯二者皆不可也是故君子之居此任也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惟事之當而已矣不當則忠告而善道焉彼為令者蓋亦好榮而惡辱也求福而避禍也夫安得不趨於善哉若

其所爭者不皆出於公則事皆不可行而已亦將受其咎此君子之所甚不取也古之為簿與任於他邑者吾不能詳言之往年主吾縣簿者得一人焉蓋所謂賢主簿也然非有過人之才其所謂賢者廉公勤慎而已布衣蔬食未嘗妄取於人事無大小難易必身任之科徵調發必審其人之貲力如何不茍為移易公牒出入必手自稽考獄無濫繫稅無後期民無不安其所當時奸猾皆屏縮不敢恣為令者亦能信其所為一縣稱治民

到于今頌之予嘗稱其賢於人君子皆不以為過也吾郡黄榮宗今去為曲江主簿榮宗諳練而有才其往佐一縣盖易也刑部郎中劉伯塤等重鄉郡之誼求予文贈之予欲勉榮宗之為賢主簿也故以其職之所宜與吾邑為簿之賢者告之行遠自邇升髙自卑榮宗果賢則進於尊顯可冀矣吾所謂賢簿者吴其姓勝祖其名永嘉人

贈戶部員外郎吳伯英序

國家如成周之制內設六部以總天下之政而戶部為最繁葢天下貢賦之所理也故其屬有十四司司有郎中以專其事員外佐之其下為主事皆才達識明之士然後能其職不然則事有不治矣然令之任者必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此定制也為之長者果知其人之才可以進用則雖不待九年而以言於上上是其言而進用之此葢非常之遇不數數見也永嘉吳君傑字伯英始領鄉薦入太學久之擢戶部主事能勤慎不懈以

脩其職同列之賢皆譽之少傅戶部尚書夏公雅知其才於是言於上進爲浙江清吏司員外郎伯英尚未九年而進用如此葢所謂非常之遇也光祿卿郝公素厚伯英而喜其進求予文贈之予謂贈者有所增益之謂而多施於離别之際今伯英雖進用而未嘗去朝廷非有離别之逺歲月之閒也而何待於贈言哉然朋友相尚以義有不得朝夕見者則因文寓意以美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亦理之所可也夫君子之仕以行道也位益

進則道當益以行伯英之位進矣浙江之務凡屬乎巳者得與郎中相可否以達於其長而行之操縱緩急之間尚益謹於其道哉詩曰無德不報上之進用伯英可謂厚矣伯英謹於其道是所謂厚其報也道益行則功益著功益著則名益顯而爵益崇譬登萬仞之山足愈勤則身愈高人愈仰之矣伯英勉之此固朋友之望也故予因其意而道之

贈王郎中序

呂梁徐之至險也其石之錯出於江髙者踰尋丈下者猶五六尺若星羅若碁置若熊羆之奔突虎豹之馳逐其芒角峭發又若列戟之㡧利嶔然相累獰然相觝如是者葢彌布而不可窮汶泗與濟合流而來又與黄河支流會自徐將趨於淮而為石所阨於是盡力以與石鬬疾走旁射悍怒衝激轟然如雷霆舟泝流者常以百餘人或十數牛挽之進寸而退尺不幸為水所勝即横偃側卧漂溺不可救其自上而下者如星馳如電發不

容復置力然一失毫釐即為石所戕破碎淪没不復見蹤跡其險如此往來者常患之國家既建北京四方貢賦之輸於北京者必由乎此舳艫朝夕相銜也必有以經畧之然後往來者得以安行而無害乃擇羣臣之能者任之而紹興王君處善以刑部郎中往焉處善始令江寧江寧京邑也其事之繁天下莫先焉處善為之有名由是陞郎中而當其任其之呂梁也相地勢之宜而次往來者之先後度其輕重以人力濟之撫之盡其方

施之得其道由是往來皆忘其險而安焉夫以治京邑之才而濟呂梁之險宜其從容而有譽也予始知處善才能著於江寧而別去三年矣今年予友清河知縣李信圭考績來北京為予極言其績求文以彰之予謝不敏而不得辭故為序呂梁之險與處善經畧之宜如此以贈之使人知處善之能果足以有為也處善尚益勉於其終哉

贈黃訓導詩序

寧越黄儀叔敬自永樂中領鄉薦得教官今爲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予未及識之然知之久矣葢太宗皇帝在位時嘗詔天下有司悉上圖誌命儒臣纂集爲書以著大一統輿圖之盛及得貴州宣慰司所上視之其紀載詳實粲然有條理則叔敬所爲也因相與嘆曰貴州古鬼方之地其人皆獠獠詩書禮義之習前古未有也國朝洪武中始建學設官以教育之將革其舊俗俾同乎内地重以太宗皇帝之德設藩憲二司以臨之漸磨

之久其民稍知禮義其秀者亦往往成才可以為世用充貢而來京師者前後相望也今叔敬之所述如此則其才學可知亦其教之有成哉夫人之生固靈於物也蓋無不可教者教之有不成豈特其人之過哉教者亦有咎焉古之教者以其道體諸身日與諸生講誦俾服而行之誘掖奬勸使亹亹忘倦日趍於善則其成才可冀也後之為教官者多不能此孜孜於利欲之趍而矻矻於塵俗之擾於夫所謂道者身既違之矣安能以教

人而使之成哉叔敬之所教如此其能以古人之教者自處乎由是心益喜之而思與之接然而未能也今年貴州衛千户陳銑聲遠以公事來京師謁予請曰銑與訓導黄儀交最厚明年當考績而與銑别矣所以華之者莫貴於文章然作者難遇今既求京師士大夫為賦詩願請先生一言弁諸首則為幸大矣予辭以不暇而聲遠求之不厭盖其祖嘗官吾郡今墳墓在焉由是素厚於予予不得終拒又念世之為武將者多薄文士以

為迂而為文士者亦詆武將以為悍孰知古之名將說禮樂而敦詩書則固儒者事也今叔敬聲遠相得如此豈非其志相合哉是可喜也而予又素知叔敬而欲與之接者乃為序之他日倘相見尚當有以質之也

贈廖訓導詩序

吉水廖氏故儒家其前之顯者予莫能詳也永樂初敬先先生為翰林檢討以卒予知其德矣後又識其子慶府紀善自勤亦以文學議論知名於世予心慕之今亦

不可作矣前年紀善弟自廌用薦舉當任有司請為教官以自效得沅江教諭以去今年紀善子雝又被薦得蕪湖訓導人皆為廖氏榮之蓋檢討紀善其初皆以教官進今又得兩教官父子祖孫皆以經學為人師何其盛哉夫君子之學固欲以淑後人然得傳其子者蓋少也能傳其子者有矣能及其孫者又少也能及其孫者有矣而皆能為人師則加少也予見廖氏之學傳三世矣而皆為學校師則教官者其殆廖氏之世職也歟然

予視之君子之論人也必論其世人之蒙責於君子也亦以世盖祖父既賢則為子孫者不可以不賢是故其言善矣君子則必考其行其行謹矣君子猶必察其心苟或異焉則其責也滋甚盖曰賢者之子孫宜無愧於其先此豈好異論哉相厚之道也今雝之去蕪湖蕪湖之人聞之必曰是世為教官者也宜必善於教則上下皆俟之矣雝宜以聖賢之道淑諸身而推之以淑諸人身者教之本也身有之則其人化之斯無愧於世職矣

苟徒以言强聒焉人未見其能從而教事或以廢則安能免於公論哉今之教官有自放於繩檢之外而不知所以教凡其所為庸人有不為者君子蓋恥言之矧聞於家者固有其本矣予知其不如是也然而相與言之者非迂也亦相厚之道也故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鄧同知序

吾邑鄧氏故儒家在宋有舉神童者其後世不失為士國朝洪武中大椿先生舉明經為彭水縣令彭水子性

善先生以醫名舉爲醫學官其子嘉茂遊鄉校賢而有文章業成貢入太學以病歸不及顯而卒君子惜之時舉其長子也克肖其父今年由太學生擢授潼川州同知將行其姻友兵部主事曾士弘屬予贈以言時舉以予爲父友也亦欲得予言以自勗予迂且病不知所宜言將何以副所望哉試舉其授職之意爲時舉誦焉國家混一海宇而設官以撫民民之休養生息者六七十年既庶且富矣聖天子嗣位益隆太平之業思俾萬姓

皆安於田里内有父母妻子之娯外有親戚朋友之樂而無轉移失所者於是大臣建議於諸郡邑皆益官而撫之故時舉等遂受職以行夫民既安矣而視之猶若未安此天地生生不息之仁也時舉之去所以奉承而慰撫之當何如用心哉安其已安之民而益使之安者上之仁也盡已之心而又徇人之心者臣之忠也鼂錯有言民情所欲壽富安逸而已苟因所欲而與之民無不安樂之者如是則上之仁逮乎下而已之職盡矣然

必公而無私然後能乎此彼其以家為累者不能也時舉其勉之哉潼川土地肥美物産富饒聞其為守者頗盡心於民夫既有所資而又有能撫之者則民之安可知矣然則時舉之去其於成績蓋不難要在慎其身而已予故歷序其世與夫所以授職之意以送之使之自重而求不忝焉時舉亦以為迂乎哉

贈翰林林脩撰詩序

臨漳林震敦聲起諸生為進士第一即拜翰林脩撰既

三年遂蒙恩封其父母皆六品而錫之勅命敦聲復請告歸省又賜之楮幣而遣之於乎敦聲其榮也已初敦聲之來也豈有意於文冠天下而為史官之長哉雖有意於顯其親然亦安敢必哉今而皆得焉雖敦聲有以取之而聖天子逮下之仁誠可謂至矣今歸其鄉鄉人父兄子弟必將低佪羡慕而有不可及之歎則敦聲之所以震耀乎鄉里者詎可以尋常論哉予聞之君子之仕必思盡其道其道有未能盡君子必憮然於其心

況受施厚者其報深取名盛者其責厚乎今敦聲之取名不可謂不盛其受施不可謂不厚矣而人之所以責望與敦聲之所以圖報者當何如耶昔之冠天下者可數也其人之碩大其功業之弘偉亦可究而知之也孰謂今之人不如古之人哉要在求諸已而已仁義之道人所固有仁必篤於親義必忠於君以是存諸心而見諸行事雖古之人奚過哉宋皇祐中榮進士仁宗焚香以忠孝狀元為禱既而得鄭獬今之所求亦莫切於此

敦聲於忠孝既已引其緒當思益盡其道此所謂仁義也推而極之至於仁義不可勝用使天下之人仰而望之曰進士第一人固如此誠無愧於厚施無負於盛名而益低佪羡慕有不可及之歎則敦聲非但為邦家之光閭里之榮也敦聲去而速來夙夜以圖之此君子之望也將行素相厚者贈以詩而請予序予亦厚敦聲不自知其言之切如此敦聲其亦亮予意否乎

贈江西按察副使劉君復任詩序

江西按察副使鹽城劉君彛川之在江西六年以清慎自持以方嚴臨下其用心之公行事之正士大夫談之今以考績復任皆作詩以贈行而俾予為序予謂按察司之設其任誠重矣然察吏治得失而激揚進退之乃其首務也至於聽訟而決其是非蓋末矣夫以數千里之地為之民者誠衆亦安能使無訟然實繫乎為縣者之賢不賢而已為縣者果賢教之有其素制之有其方强者不得肆而弱者有所立則訟何自來哉江西素稱

文獻之地其人多讀書知道理又得藩憲大臣之賢者
而臨之最為易化而不幸有訟之名昧者不察其本故
於贈劉君試相與言之盖嘗觀於水矣噴崖觸石洶湧
而不平者激之使然也必疏鑿以平之然後安流而無
害若畚土疊石而加壅遏焉則泛濫横流為暴滋甚獄
訟者不平之積也物我相形利害相感而不平生焉其
始也欲求平而已為縣者公其是非而加以懲勸或付
之鄉老里正使據其實而平之彼得以暢其抑鬱之懐伸

其憤懣之氣則亦已矣孰肯以其身必就刑戮哉而為縣者之公且平誠鮮也或移於讒慝之口或溺於愛惡之私不然則貪情茍且豪吏猾胥押闔而把持之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彼不平者既不得平而又加甚焉蓋雖鄒魯之民有不能忍於是始棄其身冐國法干憲典而大獄興矣由是論之獄訟之所以繁非由為縣者之不公且平有以激之哉是故欲民安而訟簡必察夫為縣之若此者而黜罰之斯可矣不然則强者愈肆弱者

無以自立獄訟無時而已也嗚呼此正其本之說而不可緩者也劉君今之賢者按察使童君與凡同列者皆賢其必有取於予言哉故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錢生序

錢生鳳躍吉水人今翰林侍讀學士錢先生習禮子也先生居京師久生來省侍留三年不去朝夕在親側聽誨言其質甚清而氣甚和其言動恂恂未嘗違於理京師蒙天子道德之化然繁麗之極於物無不有其中可

以絢惑人之耳目而移易其心志者蓋多生未嘗一屬意居閑無事輒閉門讀書閒有所往非謁先生長者則過親戚故舊之家未嘗慢戲佚遊予心重之先生脩錢氏族譜命生書端重遒美既成書而以屬予序然後知其世德之盛慶澤之長宜其子孫之多賢也予既為序之而以仁義勉其子孫既而生以父命歸其所厚者鄉貢進士梁蔡袁和等相率求予文贈之嗟夫生之得於天者美矣且承先世之遺嚴訓之篤是得於人者又備

矣予何以增益於生其所宜言者豈有加於仁義哉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實則在於事親從兄去夫私欲之害自末節近事而推盡其大者遠者焉又推至親親仁民愛物輕重厚薄各得其宜而後仁義之德全如是則誠為錢先生之令子也無愧於吳越國之後也生必勉之或者曰今之稱生俗以為薄也而予於鳳躍每稱生獨不慮人之駭且怒耶予曰生非可薄者也予之愛生蓋厚矣昔者楚有韓生漢有賈生伏生歐陽生高堂生宋

有廣文曽生是豈薄之耶予用是期生豈不厚哉生宜以是自勉慎無惑於流俗也遂書以贈其行

贈祖知縣歸嘉定序

昌黎祖述尚賢之為令於嘉定也有寛恵之行通敏之才故嘉定雖劇縣而事無不理一縣之人皆安之吏部郎中宣嗣宗禮部郎中黄養正常為予言如此而予郡人蕭學敏為嘉定主簿與尚賢同僚今年以督運來京師予問之亦亟稱尚賢之美予雖未識尚賢然所以知

之者不自二三子始也蓋嘗聞其為福建條政以才名振當時福建為府八為百里之縣凡五十尚賢設施措置無難者夫以治五十縣之才斂而施於一邑辟如千鈞之弩以穿魯縞也則嘉定之政烏足以盡尚賢之才哉然予所以重之者不在是士之仕也貴乎有以及民位之崇卑不計也然而以崇卑為欣戚者常多故昔之人有自崇而卑者往往有不屑之心不然則沮且怠焉夫有不屑之心而沮且怠也則事之廢墜民之失所可

知矣以已之不快而至於如此安得謂之善自處者乎安望其能終吉也乎故寵辱不驚而安於所遇君子之高致也盖君子求諸心而已苟無愧焉斯可矣外物何足計哉尚賢嘗尊顯矣今乃勤於為縣使民安而政舉盖所謂寵辱不驚而安於所遇者此其所以可重也夫進退無常如晝夜寒暑之迭相代也進而復退安知退而不復進乎尚賢今雖為令後之為郡為藩憲不可知也遂進而為卿佐亦不可知也要在慎其道而已尚賢

以三載考績最而歸嗣宗養正求予文為贈故為序以贈之

贈鄒知縣復任序

樂安鄒良子都為卲武令有惠政凡其縣之民與武士之在卲武者皆安於其所為無不悅服既九年考績來京師衆不忍其去相與言於藩憲大臣乞留之藩憲大臣具以聞上重違衆志陞秩從六品而還之卲武戸部侍郎吳公璽卲武人也為予誦其美而喜其歸得以慰

人望求予文以贈行予謂令子民者也有父母之道焉是故寒而衣之饑而食之煩勞則安之疾痛則撫摩之至有所費則必為之擇利而思所以節之如是而又教以孝於親弟於長睦於鄉黨姻族相維相恤而各止其所焉則民生遂風俗厚矣此豈人之所難行哉特患無是心焉耳今以愛子之心施乎民則民亦以順父母之心待乎令治化之不成縣之不治葢理所必無者也予嘗求之天下所見能此者無幾人心甚重之及今又見子

都子都之治其真有子民之心哉夫能使其民愛而留之已難矣而武弁之士亦愛而留之非其心之公化之篤恩惠之廣被有不能然者嗟夫子都子之重子蓋有加焉者矣古之君子得志則澤加於民凡其所學與所行者皆不外乎道是以德業彰而名聞流今國家建學校以教之蓋以明是道也又設官以任之欲使行此道也下之所志與上之所期待可謂相合而不相戾矣宜乎在位之士皆能盡其道而民無不被其澤者若之何

其寥寥然也以予觀之非迂懦不立則剛愎不仁不立則媕婀以病民不仁則貪暴以虐民子民之道與民所以仰望之意豈如是哉於是有厭惡而欲其去既去而惟恐其復來者此非民之薄也宜也子都能使人慕戀如此則予安得不深重之哉今之歸益務盡其道使在下之人益親戴之如父母斯無愧於古之君子德業名聞之著豈有窮哉予未識子都因吴公之言而信其必然者遂為序以贈之

南岡李氏族譜序

泰和南岡李氏唐西平忠武王晟之裔也盖忠武之子憲由江西觀察使節度嶺南其子游為宜春守故憲罷鎮遂家宜春游之弟鍇又析居分宜之白芒歴十二世至公儀為大庾簿老而歸其子禹輔奉遷於南岡遂為南岡始祖三傳至英叔元授柏興路同知亦以老不赴柏興孫如春為南安推官柏興貲積累巨萬有田園山林之富池臺館宇之華花卉竹樹之勝又有四方賓客

之往來相與極觀遊之樂觴詠之娛歌舞音樂之奉盖氏之封君迨至南安子伯顒伯昂遭遇世變盡失之然當時風流勝槩人至於今能道也伯昂之子桓圭信圭又以文學才行皆出為縣令而皆有名李氏詩書簪紱相傳何其盛而且久哉盖西平有大功德於唐足以庇賴其子孫而柏與之澤又有及乎鄉邑其大者脩碉石槎灘二陂堰江水以溉田多至三十餘萬畝皆為上腴常稔之田民之賴其利者不少李氏之福當與陂水同

流而陂水豈有窮哉況又承之以詩書之習是宜其乆而盛也桓圭信圭家食時嘗修輯其族譜自南岡七世又上泝至忠武凡二十一世支分派别粲然明甚其意豈特正倫理篤恩誼哉將以示子孫使知其本源而思繼之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然則積善固承家者所宜務謂之積者累而蓄之之謂也自言行之微以至人倫之大無不盡其道始於其身貽及乎子孫而皆不違焉則其積也厚矣善者天之道也人能為善則天必

佑之為之者繼繼而不窮天之佑之亦繩繩而不已則家之盛雖至百世未艾也信圭弟介圭謹飭而好脩其志亦欲有立於世又取是譜增續之持以求予叙予既與其二兄遊而又嘉介圭之志故為序之亦以勉其為子孫者

贈解禎期詩序

解氏在吉水以宦學為名家其顯於宋元者予不能詳也國朝洪武初設科取士筠澗先生與予先祖竹亭徵

君同校文廣東其聲氣相似而道誼相合蓋無間然者
其後先考肇慶府君又與筠澗先生之子禮部君及學
士公相往來迨予領鄉薦會試禮部學士公實典文衡
及竊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讀書於禁中而學士公篤念
世好所以示教者尤厚當是時禎期亦以善書被薦入
館閣則禮部君子也太宗文皇帝鋭意文藝詔學文者
必如韓柳學書者必如羲獻然後已禎期超詣精到細
書黄庭誠無出其右者予嘗相與同遊處論前人交好之

故其意氣莫逆也今三十年予猶忝侍近而禎期自中書舍人陞大理評事仍執筆翰林雖各縻於職務不得從容如曩時偶一閒暇輙相聚談笑移時而後去因復自歎予二人者皆老矣而少時意氣猶在也庶幾其終不違乎今年禎期以目眚乞歸治上許之俾疾愈而復来將行凡相與厚者皆作詩送之而屬予序嗟夫禎期果於去也哉太宗文皇帝教養之深仁宗昭皇帝與今皇帝眷念之厚皆不可忘也古之人有感人一言而許

以身者況聖仁如天哉禎期尚未七十專精神謹醫藥則疾斯愈矣愈則復來庶幾尚有以報萬一乎予既有世契又思與終好也故為序如此禎期之意必有同乎予者矣

歐陽允器慶壽詩序

歐陽為吾邑鉅族允器則其族之賢者也讀書學文欲有以自見既而以教其子無復用世意子湯登進士第為刑部主事以勤慎舉其職前輩皆稱譽之曰其子如

此則其父可知由是允器之賢寢聞諸公閒允器生於洪武乙卯至今宣德甲寅年六十矣四月初五日其生之日也湯以告於縉紳先生請爲賦詩將使持歸詠歌以稱壽焉既成軸矣而以求予序予謂古者君子之愛敬其人也則必以眉壽祝之南山有臺之詩周人晏享通用之樂歌也其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又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蓋敬之隆愛之深則期之遠矣而況於父子之親乎夫人子之身皆本於親於其所能致者皆

自親焉致之故凡所有舉不足為報也惟祝親之壽考庶幾永有所依而得效其萬一焉此所謂愛敬之至宜乎湯之惓惓然也予聞之孔子曰仁者静又曰仁者壽壽固静之所養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去人也遠其植本也深據土壤之腴承雨露之潤其大百圍歷千歲固宜也允器當太平之時處幽閒之地無拂逆之患而有順適之娱則其年之永福之備誰得而及之允器其尚篤於仁矣乎仁固福之本也國朝之制仕者之賢必推本

於父母而加恩焉故仕滿三年而無過舉者則封贈及其親湯既有譽於時皆庭訓使然也則允器之受恩於君盖可以日月冀矣仁之篤則福之進將益遠大而無窮他日尚當為言啓羣公之賦詠以為壽不但已也

慶壽詩序

富春孫公大年以元至正乙酉歲生至今宣德甲寅年九十矣正月二十二日其生之日也子景安景徳將以是日大具酒殽盛賓客以慶之其季景名由監察御史

改揚州推官考績在北京告予曰家君荷天之福以至於此幸矣而限以官守不得從二兄奉觴稱壽於心有不能釋然者今命工繪為圖而求諸公之詩使子瑨奉歸獻於堂上而歌詩以為壽庶幾以懌悅其心願先生為之序予謂天下之物出於人為而可以充其口華其身適其性情安其寢處者皆足以致之至於壽則出於天雖聖賢有不能必者蓋非智所能謀力所能任也是以君子之相愛也則必以壽祝之祝之者冀其有得於

天然亦豈可以幸致哉洪範五福其一曰壽推其所致而本於德焉苟務乎德斯足以獲乎天然則天非不可必也彼其有不得者蓋不可以常道論矣公之獲乎天如此豈非德之所致哉公生於元之季世乃皇明當興之時辟之貞之有元冬之有春也是以溫厚純固之氣寔鍾於公曁混一以來列聖在位覆載生成之德厚矣故公益享其壽考康寧之福然則公雖有得於天豈非亦遇其時哉今天下之人多矣其壽如公者蓋有焉然

不能皆形於歌詠者不皆有景名為之子也公有子有孫既貴且富而又有文以為頌其福不既備矣乎抑嘗觀夫南山有臺之詩周人燕饗通用之樂歌也既皆祝其壽矣而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者何也葢既有獲於天而又祝其勉於德以安利其子孫詩人忠厚之意愛之至而期之遠也故予為序其詩而願有進焉則夫獲於天者將益悠遠而無窮矣

贈趙典史歸豐城序

典史於縣職最卑然一縣之事無所不當問葢政教之施雖自縣令主之而賛畫其可否使不失乎中辦治其文書使不違乎理則典史職也凡藩憲二司及府若州有事臨乎縣者必先及典史典史賢於事無不治於應接無不宜則令可以嚣然自得矣不然責必及之故為縣令者必樂得賢典史以自助典史果賢則當以賔友處之不以勢分相軋也而為典史者必恭於上恵於下制心以禮制事以義不矜已不競名則其位雖卑抑誰

得而踰之哉故曰官無卑貴能盡其道焉耳然有勇於出位敢於侵官恃其才之可為而不識其分之不當得者至於今亦有傲然自髙悍然自用惟知固權於已而不知取善於人者彼其所處如此是豈有同寅協恭之心哉使不相遇焉猶之可也不幸而適相遇也鮮不廢事而敗名者夫治縣辟若操舟然舟師主之而衆工相焉必戮力同心斯可無患也若不相為用其不敗焉者寡矣是故若彼者皆君子之所甚惡也武城趙中克庸

為豐城典史考績來北京予未及識也而其友兵部員外郎李畛彦博因予友曾士弘來求文贈之謂克庸能以勤慎舉其職則固可謂賢於人矣然其令之為人予不能知其相得與否亦未之詳也姑言其職之所宜者如此葢欲克庸益盡其道而已君子之仕也必自卑而升高世之達官顯人豈皆一蹴而至乎其極哉葢必有漸也是故君子患不能盡其道耳茍能盡其道則升於高位可必矣克庸勉之庶乎其進於遠大也

抑菴文後集卷九